

書叢本基學國

注集句章書四

注 熹 朱

行發館書印務商

MG
B222.12
19

書叢本基學國

注集句章書四

注熹朱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1773 3636 3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

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

衆理而熙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志。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

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

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

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物格而后知至。知至

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

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

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

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

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

此而措之耳。所厚。謂家也。此謂

節。結上文兩節之意。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

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直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體作泰。魏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當作俊。○帝典。堯典。舜。皆自明也。皆自明已。皆自明已。皆自明已。

皆自明已。皆自明已。皆自明已。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

一日。有以潔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

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疆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

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讓爲謙。苦功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吾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小人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善其幾焉。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爲厭。○閒居。獨處也。厭然。清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性爲不善。而屬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曾

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富潤屋，德潤身，心其善惡之不可掩如此。可畏之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蓋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又言此以精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

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粉反。懼，勸直反。好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

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放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

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

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

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

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音饋

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

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

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上文。通結詩云。桃之夭夭。其葉

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葉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與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蕭蕭

蕭蕭。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鵲巢之篇。忒。差也。此

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大學章句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者。所謂老吾老也。與。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

書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未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顧。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

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

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

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忘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者是心

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軍內之畫。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慕連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

子。而民愛之。知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辟。則爲天下僂矣。僂。謂僂爲僂。辟。謂僂爲僂。與僂同。○詩。小雅。維南之箕。○僂。僂僂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僂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謹。則僂僂而好。尋殤。

於一己之備。則身欲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

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謂作儀。儀。謂作儀。易去聲。○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不失。則所以聚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

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

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其民。而施之以施奪之故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聚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

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

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大學章句

勇犯。晉文公勇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媮疾以惡之。人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介。斷丁亂反。書作

通明也。尚。庶幾也。媮。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聖。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

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進。讀為屏。古字通用。○逆。猶逐也。言有此類疾之人。妨賢而病

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

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

性。菑必逮夫身。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南山之意。是

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願者於高。秦者侈。

失。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運存亡之幾決矣。

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恆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齊廉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

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

殖。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

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

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

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斂重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擊亡已之

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

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

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數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聚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凡傳

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

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

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二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

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

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適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

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

所宜深體而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以不聞。

離去聲。○逆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長。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

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音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達之體

也。達道者。循性之謂也。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

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隨獨而精之。以至於

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造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

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

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

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

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雖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推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與行。故鮮能之。今已久

矣。論語
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

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

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

解之。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

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知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而，汝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不報無道，謂含容異順以諱人之不及也。

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

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

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

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執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達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素，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實謂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誇

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

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致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蓋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稽知者。正吾夫

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天舜顏淵子路之奉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

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

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

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

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要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歷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不能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編。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

其上下察也。○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鷂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飛。地。讀者其致思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

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道者。率性而已。因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顧其專近。以爲不

是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討反。○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

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遠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道。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遠。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

曾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

實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隨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盡力。言有餘而勑。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願行矣。行之方則行願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能。皆責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

九

中庸章句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

天下不尤人。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

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

曰正。樓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皆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也。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棣之華。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闢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初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義。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屈伸者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

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

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齊，個皆反。○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

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敬。○詩，大

厭也。音厭，意而不敬也。思，語辭。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發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故天

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實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詩

組織以上至后禮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先大王王季之禮。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窮用死者之節。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隨候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稱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春秋

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陪俟五。大夫三。連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鼎之類。刀大剛。天球。河圖之

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燕。厥膳膏香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

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爲

禮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或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實弟子。兄弟之子。各舉爵於其長。而衆相

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祭。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

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

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

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祀天。社。祭地。不背后土者。當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觀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

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案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

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

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置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

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

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

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

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

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

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闖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

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

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

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

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達道異。而

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金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

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變去聲。○此言未及乎遠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故此

則此三近者。勇之大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殉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被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超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

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惑。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

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

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

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達。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達。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

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

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

謂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

遠於事。敬大臣則信任重而小臣不得以簡之。故備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實。故財用足。

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敷並去聲。既許氣反。東彼錄力錦二反。釋去聲。朝音潮。○此言忠信重祿。轉待之誠而美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積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氣。兼氣。稍食也。務事。如周禮茶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僕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履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

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

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

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雖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

僅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

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

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至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固

而不知勉而行者。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雖勝氣質。則愚者可進

而不知勉而行者。勇之事也。

於明。柔者可達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魯明強弱之兼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

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學而積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章。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接孔子家語。亦較此事。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

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顯者。盡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

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

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

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一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

誠為能化。其次。適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達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

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光。妖孽者。禍之萌。善。所以益。

也。所以以下。四體。辨駢作威儀之圖。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置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知無有。

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

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

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徵於中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

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

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博

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首見

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

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天地之道。博也。

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

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

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

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言扶。舉

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愚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

後大。讀者不以辭意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音鳥。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於。於。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大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輕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待其人而後行。兩節。總結上故曰苟

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

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

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精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以能。此皆存

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貫。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

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皆同。與平聲。○與。謂與起在位也。詩。大雅。燕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吳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軌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

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書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

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

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信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上焉者。雖

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者。謂時王。

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

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

禮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鬼神

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

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

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

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蚤。去聲。射音妒。詩作致。○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厲而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

運。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轉徒報反。錯音錯。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悖音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

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猶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辯也。○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猶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辯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周備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

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

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

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

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

倚。夫音扶。焉於陵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立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

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

能。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

而。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盡人天

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

德矣。

衣去聲。綢口迴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風，衛侯人。鄭之丰，皆作衣錦雲衣。裝，綢同。環衣也。尙，加也。古之學者為

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綢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綢之屬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者，則知所隱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

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其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

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並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

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

進而聲格於神明之際，極其威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斲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

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既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速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

最。自然之應。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

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西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

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燕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

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

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

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

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

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

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素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讀爲犧。義與代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旣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

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

通乎景公。有聞昭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言。老之語。孔子遂

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

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

論語序說

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中都

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

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

不肖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

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

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適陳。

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蘧孫。及徵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

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

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衛黃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

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

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為主用

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洳譏耕衛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

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

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實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

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然魯終

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把宋損益刪詩正樂。有語大師及序

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

最賢，至死，後惟曾

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

陳恆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

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

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

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集注卷一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喜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也。說。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

如。立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立。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去發散

外。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好聞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樂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

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

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有子曰。其爲

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

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體也。爲仁。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親。悌。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雖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爾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易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令。譽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體亡矣。聖人鮮不迫切。專言辭。則絕無所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蓋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勵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情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道。謂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道。謂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

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者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

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故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費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教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

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學。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

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女。○程子曰。爲弟子之擊。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誠其實。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子曰夏曰。賢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議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曰夏曰。賢

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

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

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

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固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

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

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極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兼。毋違。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知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

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羸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誠

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者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

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董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

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

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元。子貢。姓端木。名賜。曾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

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辭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顯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聖

人德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通

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

想見其形容。尙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

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乘彘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焉。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

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必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

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小。此其所以爲美。而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

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達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

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

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

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鶴鬻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狂學。

乎。○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首落。好去聲。○詔。專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詔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者。

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子貢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其所未言者。○愚案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躐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已聞者。○子貢曰。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為政第二 凡二十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

北辰。光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

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

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

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子曰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利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有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教

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

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

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乎此。則念念在此

而爲之不厭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

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

五十而知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順。樂入心通。無所遠避。知七十而

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首亦由學而至。所以勉後人也。○子曰。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事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整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樊遲。字。魯無違。謂不背於理。樊

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

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

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皆禮。故夫子以是譬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別有

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

子之子。懿

子之子。懿

子之子。懿

子之子。懿

子之子。懿

子之子。懿

子之子。懿

名疑。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節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蓋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

通。○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奉親。備

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

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

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

或失於敬。子夏能直養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

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同。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應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

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子曰。視

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子曰。視

其所以。以。爲也。爲善者爲君。觀其所由。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為耳。豈能久而不變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廋。反。廋。所。留。反。焉。何也。

度。匪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者。舊所聞。新

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靡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詛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詛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子曰。君子不

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器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

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意。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

不周。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學而互言之。欲學者察

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義也。○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取舍之義也。

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水石金玉之工。攻。異端。其非學也。

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所以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駭駭然入於其中矣。○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

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確其所不知以為知之。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

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

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跟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回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雖在其中，惟

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

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

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實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

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

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

政。唐。周齊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善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政入

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

之哉。輓。五兮反。軌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轆轤橫木。縛輻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轆轤上曲。鈎銜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子張

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統。所損益。謂文質三

統。愚案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蠱惑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

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

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詔。求福也。見義

不為。無勇也。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集注卷二

八佾第三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

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

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三家者以雍徹。子

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

廟之祭。則歌雅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尊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曠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

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知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

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滯散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致也。

○林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子曰

曰。大哉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實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實。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實而後有文。則實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飲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飲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者。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實。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行尊而挾飲。為之置饗。饗豆饗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

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蓋已正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誅也。既不能救。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救誨之達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

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

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

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

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操其志矣。非得之言激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

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

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

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放。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漫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祭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欲觀夏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知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

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釋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謹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

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

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擗。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尊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置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天。即理也。其算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迷信。則獲罪於天矣。豈賴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邈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

知亦非所
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都鄙乎文哉。吾從周。

都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都鄙。文盛。

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鄒。魯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因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

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

不同科。古之道也。

爲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糝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實革。蓋

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實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尙實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子貢

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厲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饋而行之。餼。牲牲也。魯自文公始不

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

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

以爲詔也。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稱。時人不能。反以爲詔。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詔。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詔。而

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忠其不忠。○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

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

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當攝數事。管仲不然。皆實其侈。焉於禮反。○或人責器小之爲儉。三歸。妻名。事見說苑。

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爲知禮。屏謂

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欲。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

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

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

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閻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譏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

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繼。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擇。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

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

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請見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

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遠實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天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天子而遠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天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韶舜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慝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心。而不得爲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

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盡。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焉。

不亡。非有所運而自不亂。如目瞶而耳聾。手持而尾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有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慮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顧罔以上。去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犖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唯之爲音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

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閒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

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事也。然而爲惡則無矣。○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

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益

明。○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

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

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者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難。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用巧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達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真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

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據以親故受污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案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

議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議道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

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晉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往。而能應變。而卒得蹈於聖人也。○子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

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貪利。君子小人趨向不同。公私之問而已。○尹氏曰。樂善黨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讓之有。不然。則其

禮文雖具。亦且無知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位者。可矣。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靡之遠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

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僭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

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遠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

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木達道也。此與遠道不遠美者。勳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

子之所以告之也。管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忍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管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遠不違。斯乃下學上達之義。○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

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

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

不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怙。而獲

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

必有方。如已昏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遞其半也。○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

懼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

也。一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知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子○

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多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奉約則鮮矣。非止謂偷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

敏於行。

行去聲。○謝氏曰：故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

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

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集注卷三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方道反。紲。息列反。○公治長。孔子

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轡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當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

為榮辱哉。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縵。又

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見第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

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

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子貢問曰。賜也何

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南曰璉。周曰璽。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

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

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

佞。器於慶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情。實也。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

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

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體真知其

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畫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審其爲未信。此畫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

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浮。從好施去聲。與平聲。材與蔡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者也。子路勇於義。故譏其能從

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幾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路子

之於仁，晝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然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敵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

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

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

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

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

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

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風，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

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汙，與平聲。下同。○糞，穢也。穢，穢也。糞，穢也。與，語聲。

誅，責也。言不足實。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宰子能言而行不達。故孔子自言於子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

也。宰子甚慙。自棄執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子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憂安之氣勝。敵戒之志情也。

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動履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子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兼

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吾於處反。○剛。堅強不屈之德。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

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

為物勝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子貢曰。我不欲人

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子貢曰。我不欲人

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

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顧。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禮之見

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

外。同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

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

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

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擊。○孔文子。衛大夫。名圍。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證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證爲文。以此而已。○蘇

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娶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始。其爲人如此而證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

矣。非誣天祥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

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道。廩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實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

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

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久而能敬。所以爲善。○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榑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詔讓鬼神如此。安得爲知。

春秋傳所稱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爲藏龜之室。祀安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

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名穀於菟。其為人。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

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是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夫。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深見去亂。可謂清矣。然

未知其心。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

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翻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

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

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

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猶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

可矣。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遺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

之。○愚案季文子虛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宜公墓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

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實斷。不徒多思之為尚。○子曰。甯武

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案春秋傳。武子仕衛。

黨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

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子曰。伯

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

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

諸其鄰而與之。陸呼四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醢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

小。者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介之取予。而于顯萬變從可知焉。故以微生高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是。過

夫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著也。左丘明恥之。其所羞可知矣。顏淵季路侍。子曰。盍

各言爾志。蓋音合。○蓋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裘皮

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

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

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遠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別。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

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約以御馬而不以馴牛，人皆知羈約之作在平

人，而不知羈約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

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告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過矣。

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

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遠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

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謂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

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

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遂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語與。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嘗夫

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在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

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

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

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又曰。喜怒哀樂。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顏子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歸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

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據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實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達奈何。曰：天地結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詛譎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為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衣去聲。○乘。馬衣輕裘。言其富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宰。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魯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數。不可考。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黨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有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赤也。見聖人之用財矣。

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慕。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賢爲父而有舜。以解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倫矣。子能改父之過。惡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類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實主之能日。過此豈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曰。與平聲。○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

必在汶上矣。費音歸。爲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不仕大夫之業者。閔子實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之依歸。彼其謂季氏不善之當實。不啻大驚。又從而臣之。豈其心被。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亂人。在聖人則

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癘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案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

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教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回。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子曰賢哉回也。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子曰賢哉回也。

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單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單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

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春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案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講。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晝。○力不足

者。欲進而不能。晝者。能進而欲。謂之晝者。如晝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窮家。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晝而不進。則日遷而巳矣。此冉求之所以

局於晝也。○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子曰君子儒爲己小

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好。義

與利之聞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時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運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適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歸之以此。○子游爲武城宰。子曰。

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

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射禮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慮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殉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子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荀爽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惑之。擊去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擊去

○孟之反。魯大夫。名備。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擊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謙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運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洪氏

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洪氏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而質。而說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

適均之貌。音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適均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善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

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

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面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躓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靡無

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重躓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聞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

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

仁矣。知遠者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難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舉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

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問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

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連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

厚重不運。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

變。至於道。孔子之時。齊俗彘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

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執不以爲齊辟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前尙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

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最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變

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處爲。○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

稜角之序。亦略可見矣。○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

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宰我

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

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對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

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

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子曰。君子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

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

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遠矣。○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

者。天厭之。天厭之。厭音醜。否方九反。○兩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兩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

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因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然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譬

書以手足。差辨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達而立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親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論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願其養有所不贖爾。此

病其廣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亦不欲四海之外亦衆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晉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夏有志於仁。此從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人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集注卷四

述而第七

此篇多詆聖人諫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野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

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知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在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意情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意情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靡懈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慎

新。而有日。

依於仁。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

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

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知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絕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

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士胥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庄。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發也。悱。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程子曰。憤。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子食於有喪者

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甲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

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會上聲。夫音扶。○尹氏曰。

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蓋於聖人。故亦能之。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

三軍。必與已同。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薄皮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

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教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子

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者可求。則雖

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尊談。○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備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

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

至於斯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顏斐美又盡善。樂之無

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稱也。襄公逐其世子蒯聩。公死。而國人立蒯聩之子輒。於是管納蒯聩。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聩得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冉有疑而問之。詰。應辭也。 入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同。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顧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誠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

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曉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糜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然。又曰。須知

所樂者。○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

近而獲顯。本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畢按此章之首。史記作假我數年。著是我於易則悔修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道運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通。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性情性。書以道政。

事。禮以節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爾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言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魯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聞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

與。○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則發憤

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後每日有學。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謂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誠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謂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子曰。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爾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而

聖。每云好學者。非惟他人也。蓋生而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力。悍。亂。之。事。非。理。之

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

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〇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〇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親突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盡於意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驕等而違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若以自不察。

〇子曰。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〇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〇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才德出衆之名。君子。才德出衆之名。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〇子曰。字。經。行。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亡。讀爲無。〇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〇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〇子曰。鈞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〇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洪氏曰。孔子少養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鈞弋。如獲較是也。然整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〇子曰。蓋有不知

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講音志。○不知而作。不知

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

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通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互鄉難與言。○

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

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進而為不善也。蓋不道其既往。不遂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

至。何遠之有。○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

兩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

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

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聽之使若失女子姓者然。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自謂君子

問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而敢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適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知

正言其所可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子曰：文莫吾猶

警也。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子曰：文莫吾猶

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其。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向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

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

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

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人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吳氏曰：當時有聖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有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達天下之材。奉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

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能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遠矣。○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

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於鬼神。有諸。問有此

禱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

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業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土喪禮。疾病行禱五祀。

憂臣子通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精於病者而後騰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極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遺。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

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致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福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觀之間者如此。門人然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拜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習禮行者不能也。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如者也。三讓。謂固讓也。無得而稱。其遠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衰。而周日強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讓其弟。則其德之至。

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秦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意。

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葛絲里反。較古卯反。○意。畏懼貌。較。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

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給。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亂。直不絞。畏化而篤厚矣。○吳氏

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牽。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

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啓。開也。

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時。小吳之驚。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懼。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曾其所以保之之謹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

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葬。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據。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曾。自言也。鳥將死。故鳴哀。人將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嚴辭。欲敬子知其

所言之善而

君子所貴乎道者二。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

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黃，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舉，粗厲也。慢，放肆也。倍，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

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者。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籩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勳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

則見於外。君子蓋以修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

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顧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

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獲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殺為問答，所以深

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

其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處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

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達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者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

聞。彈攝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慕義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兩人

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攝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

者。必於此而得之。程子曰。十年學坊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而大聖終

身所得之。是學之成也。曲。雖園里重種。皆齊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與於詩也。古人

自酒播麴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擊者所

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康而戶曉也。○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擊。○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亂不仁之人而

一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毅。豈不見得也。○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

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乖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實通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任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利政紀綱素矣。故深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

也。此惟篤信好學。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守死善道者恥之。亂而無監守之節。處

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吳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深。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在其事也。若君大夫

問而告者。則有矣。○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者至。雖七舍反。○師摯。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樂之本章

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聲意。孔子。○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慥音空。○侗。無知識。慥。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精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

必有是德。故馬之蹄躡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爲學。既知有所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後說姑待明目。便不可及。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言人之爲學。既知有所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後說姑待明目。便不可及。

論語集注 卷四 五七

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

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而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

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運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

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雖然煥然而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西漢吳卓爾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

十人。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巨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侃本作亂。

古治字。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上孫武王者

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

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

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善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覆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筆。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

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非音靡。賦音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

非議之也。非音靡。潛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賦。蔽

也。夫何闕

然之有。○攝氏曰。溝於自來。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

論語集注卷五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

而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

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

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織。則其經二千四百織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

也。雖違衆。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子絕四。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莊始。起於意。達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意。意必常在事前。固。固執常在事

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獲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

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嘗暴於匡。夫子說戲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謂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皆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喪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肯

必不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義。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

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週。多能乃其餘事。故言

又以祭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

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言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

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靡而自卑。不知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知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
○子曰。鳳鳥不
美遇之間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躋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
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

瑞不至。則夫子之
文章。知其已矣。○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

衰七音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
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慕有瞽。矜有寡。矜不成人。共作與趨。蓋有不期然

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
之誠心。內外一者也。○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音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
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循。有次序貌。誘。引迷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
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

聖人教人。惟
此二事而已。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卓。立貌。末。無也。此

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平日用行事
之闕。非所爾爾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爾善。充

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自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聖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紹。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專所聞。行所知。知行者之赴來。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慮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精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無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問知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天之罪。引以自歸。其實子路深矣。且予與其死於臣

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無寧。事也。大葬。謂君臣

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既之以不必祭之故。○范氏曰。實子將死。起而易黃。曰。吾得正而葬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察

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慮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

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紉紆反。匱。徒水反。賈。音祿。○韞。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實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慮

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

漢以從人，苟
運而來備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樂得浮海之遺。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

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矣。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曉知禮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

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秋見第七篇，然此則其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不舍晝夜。

夫音扶，會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

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洩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

天德也。有道德，便可稱王道。其要在盡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獨。墨按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好去聲。○謝氏曰：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

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盡，

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情。懷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情。此輩弟子所不及也。○子謂顏淵曰。

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懷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

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子謂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言其成而後反。○孔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慶反。○孔以種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迷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

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與者。婉而導之也。繹。釋其蘊也。法言人所敬懼。故必

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播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蘊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者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者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尙庶幾其能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知之何說。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黃出而逸其牛。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知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緼，紆紆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泉者也。袍，衣

有著者也。薰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達於道矣。故夫子稱之。不佞不求，何用不臧。佞之毀反。○

食也。臧，善也。實能不佞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

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實與富次，覆者必佞。覆者必求。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

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達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屢衣黑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薰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常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

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達於日新也。故激而達之。○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范氏曰：小人之在位，僅

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足以燭

感，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

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聖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冒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

當有
辨。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爾，習書作爾。然則反亦當與爾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踞助。夫何遠之有。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

鄉黨第十

揚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

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嚴整之至，矜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蓋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氣知。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兩。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朝，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詳問而審書之。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侃，直也。誾誾，和也。言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言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言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君在，跼蹐如也。與與如也。跼蹐，小步也。與與，和也。言君在，跼蹐如也。與與如也。言與與如也。與與如也。言與與如也。與與如也。

與與如也，亦反。與平聲。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靜也。君在，跼蹐如也。與與如也。亦反。與平聲。

但謹而不放肆。○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且反。聞象市反。○此君未親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君在，跼蹐如也。與與如也。亦反。與平聲。

或知字。○君在。威朝也。取藉。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道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

躩如也。者。勃。變色貌。躩。蹙。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足

占反。○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趨進。翼如也。好。如鳥行翼。賓

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者。君欲也。○此一節。○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容。敬之

至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闕于通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樞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

履闕則不格。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守立之處。履闕則

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不敢也。言似不足。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攝。攝也。齊。去下體也。禮

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蹀

踏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讓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進所尊。好氣解頤。怡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圭。諸侯命圭。○

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踰。踰。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循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也。享禮。有容色。和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私覲。愉愉如也。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

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任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據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君子不以紺緞飾。紺古暗反。緞

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緞。紅紫。固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

之服可知。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麻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絺綌衣

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麕。研矣反。○縞。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麕。裘。素衣。短右袂。其

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睡。又不可著明衣而睡。故

布之下。最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麕裘狐貉。亦得與類相從矣。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去喪無所不佩。去

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雖纊之屬。亦皆佩也。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裳襖。而旁無殺

裘玄冠不以弔。裘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氏遺書雜記曲禮。○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麻衣一節。齊必變食。居

必遷坐。遷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深饗。當以盡歡。○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

能養人。膾屬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

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

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實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

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醇爲節

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不撤薑食。薑。通神明。去不多食。適可而止。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昨肉。歸即殞。不俟經

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是驚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可少緩耳。食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

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雖食則氣空而不通。語音恐傷之也。亦通。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陸氏曰。魯論風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

同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養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

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選擇也。○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康

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

○廋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或餒餒。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饋賜矣。畜。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樂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飯。扶碗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以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嘗。嘗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襲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此一節。記孔子

子事君之禮。○入大廟。每事問。出。○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此一節。記孔子

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僵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殺於身。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情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見齊衰者。

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警者。雖褻必以貌。狎。謂親狎。變。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其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有盛饌。必變

色而作。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此一節。記孔子春貌之

變。○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無不正。而說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

不疾言。不親指。內顧。回顧也。禮曰。顧不過數。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色。見人之

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日。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九共

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滌氏曰。深。廣也。時哉。言維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丕。爾維嘯也。劉聘君曰。嘯。當作臭。古闕反。張爾邇也。見爾雅。巽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挾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集注卷六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七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蓋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無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

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通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之。謂用禮。

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

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賢子傳道而不與

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銳。○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回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

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

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

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皆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南容三復

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實之玷。不可磨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

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實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

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

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

也。請為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

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

實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絰以禮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雖可以無椁。雖可以脫而復

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與人而乘賸市也。且爲所廉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

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

若天喪已也。○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慟。哀過也。○曰：有慟乎。不自知也。非夫人

之爲慟而誰爲。

夫音扶。爲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情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

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常家之有無。貴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蓋顏路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

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

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雖之得宜。以重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死於禮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

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

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閔闈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

貢。侃侃如也。子樂。

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胡浪反。樂音洛。○行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

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

子齋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賈。事也。王氏曰。改作。勞

子曰。夫人不言。

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知。與已不同也。家語云。

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

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貢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實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

道而已。○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

侯之稱。而富過之。非讓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

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柴也愚。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賣。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魯。鈍也。子貢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

師也辟。辟。僻也。尹氏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

由也騶。騶。五且反。○騶。粗俗也。傳為騶者。謂俗論也。○攝氏曰。二

師也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騶。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事之首。脫子曰二

師也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

也。安貧。中法擊。○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儲。意度也。言

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算食驅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

天命矣。其富而多中者僅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責言也如是。○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

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善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

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階已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知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

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

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

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

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實裏。先之彌。

不患其不寡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退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

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該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

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固必捐生以赴之矣。猶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固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季子

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三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

與求之間。與。非若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

己之志。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具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

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首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

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子路使子羔為

費宰。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實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

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後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
連屬辭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但
禮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曾皙冉
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曾。實委父。名點。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
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

而譏言。豈勝之盡言以觀其志。而
童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善女平居。則吾人不知
我。如或有人知女。則

女將何以
爲用也。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饑音儘。比必二反。
下同。哂耐忍反。○率爾。輕遽之貌。

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
曰饉。方。尚也。請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
下放此。方六七十里。

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
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緣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
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

曰會。乘親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發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

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若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其冠連去聲。沂魚依反。雩音

子。○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亦而後及點也。希。閒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

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擗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運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慮。而其胸

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三子者出。曾皙

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扶音曰。夫子何哂由

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諱其說。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夫子畫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唯求則

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駁辭。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此亦曾皙問而

畫亦許之。

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辭。○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黃華。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雞豚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際。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運。是以晒之。若達。卻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濠籟間。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

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權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

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爾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

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節目也。非禮者。已

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

其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精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已任而不疑也。○程

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

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達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蔽以自瞽。其視箴曰。心兮本

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運。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箴箴曰。人

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至。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

習以宣。發禁燒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眩。傷煩則支。已辨物忤。出傳

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勸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身。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違次克

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微。非至健不能致其決。

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言而

親。以待之。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教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法。戒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

也。未出門使民之時知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

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

可見。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魴之弟。子曰：仁者其言也訥。青

刃。○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曰：其言也訥。斯謂

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無其言自不得不而易者。

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

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憲語之，則以彼之曠，必不能深思以

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真，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

子不憂不懼。向魴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恕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

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蓋其爲亂而將死也。子夏曰：商聞之

矣。蓋聞之。夫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莫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君子敬而無失，與人

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斷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以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闕斷，接人又

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覓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固而語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夏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謂莊蔭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愬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辭。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難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誣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有饗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擊。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皆問。直窮到底如此事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子貢

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文猶質也。質

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邦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棄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鞞子成。猶當時之弊。固失

之過。而子成。猶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辭。加賦以足

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屬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當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

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卽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

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紂。不可改

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推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因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

德也。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時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夫子引之。以明欲其

論語集注 卷六 八七

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篇篇。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于廐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子張也。雖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稱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

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皆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晝悅而不寤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疑之宿。急於發言。不覆其辭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稱對以句釋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雙矣。千乘之國。不倍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買辭。所以益其信也。○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訟者。故又詔孔子之言。以見聖人○子曰。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積存諸心。無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

矣夫。重○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勝據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以

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教尤，隸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季康子患

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嘗

靖，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

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

上之風必偃。焉於慶反。○為政者，民所親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尙，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子

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也。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

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者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

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

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善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望礙矣。夫聞也者。

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

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

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

慝辨惑。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善其切於為己。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其微。而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蠢蠢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惑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樊

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去聲。下知字。○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樊遲未達。實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

擇。故疑二者

之相侔爾。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侔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

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聲。見繁。獨反。○選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數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有天下。選於衆。舉

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慙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

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遠。語遠則

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

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番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尊矣。○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

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集注卷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請益，曰：無倦。無古本。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衆職也。宰，衆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子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觀其親，然後不獨觀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

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子路曰：衛君待

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禪其

祖。名實素矣。故孔子以

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當者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達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

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實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

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

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殺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伋。歸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歸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遷而立之。則人倫正。天運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曉也。故事無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

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難之食爲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曰稼。種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粗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

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

五種

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穰居丈反。焉於慶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穰。穢糞爲之。以約小兒於育者。○楊氏曰。樊須避

聖人之門。而問稼。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結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

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

亦奚以爲。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是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精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

然則其所學者。車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

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數之。○子曰。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

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晉其舊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

務爲全美。則異物而騷昏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子曰。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成子

第其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首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者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春月

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春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其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案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子

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爲邦百年。首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暴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括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靡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

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

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

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版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

微。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幾，類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如

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

公言，故不及臣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

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

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聽而臣日諫，未有不喪邦者也。

○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讒諂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子

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悅，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

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

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營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著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實告之。○葉公語孔子曰：

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證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

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爲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

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譬殺殺人。舜竊負而逃。遊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際面

益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

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曰。

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

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

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交反。算亦作算。添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既

於人者。夫子皆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

爲也。

獨音精。○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蘊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

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稱狂也。其志嚮嚮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

是猶也。是又其次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恆。胡登反。夫音扶。○南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猶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子曰。不占而

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

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尙義。故有不同。小人尙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之。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為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驕。小人逞欲。故反是。○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

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屬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

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民者。梯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

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三月。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子曰。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善。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

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遂於有為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此亦

原意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四者之果。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居。謂處所。便安處也。○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

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子曰。有德者必

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稟盪

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

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稟五報反。據土溟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稟。春秋傳作澆。泥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稟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

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遷怒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也深矣。忠而知壽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志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

也深矣。忠而知壽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

子產潤色之。

裨諶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潤造為草藪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對。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世

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

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避楚國。立昭王。而改紀

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

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概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

驕。易。

易。去聲。○或言難。感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

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若。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若老運。而無肩宇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實欲。而短於才。

者也。○胡氏曰。知之弗樂。任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

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

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無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樂。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

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遠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

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

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

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若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

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字雖實。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

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來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

驛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諱意之法也。

○子曰：晉

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虜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

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譎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

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驪反。召音邵。○案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

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

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魯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雖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

功矣。○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被皮寄反。衽而番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衽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絞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

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

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難也。若計其後

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建、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

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爲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

可以爲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禮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子言衛靈

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

鮪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

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大言不慚。則

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陳成子弑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

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夫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兼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

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牛。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

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

○子曰。君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日達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日達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

學者爲人。爲去聲。○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案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蓋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屬衛，嘗主於其家。旣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欲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當身克己，嘗者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實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出。○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

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

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善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蓋人責人，辭

不迫切而意。○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闕而文不異者。一貫而重出也。文已獨至如此。小異者。慶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

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慶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

○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可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微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謂良也。○尹氏曰。驥雖有之亦深。力。其德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子曰。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

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

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離。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叢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

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彌知之。

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重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

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伯。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謝氏曰。雖寮之愬行。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之

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知之何。愚謂言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于命而後泰然也。○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大公是也。其次辟地。

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于命而後泰然也。○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大公是也。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禮貌表而去。其次辟言。有遠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子曰。作者

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聖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

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

不為。故以是數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馨乎。荷去聲。○馨。樂聲。荷。續也。黃。草聲也。此荷黃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樂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

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經音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經。石聲。亦詩也。禮孔子人不知己而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

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

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亦然。總己。謂總攝已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

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謝氏曰。○子路問君子

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

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

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

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萬

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禮信達順之道。聰明審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

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孫去聲。長上聲。叩音口。歷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

之外者。夷。踣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踣踞以待之也。述。猶稽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

踣踞。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晉。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

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集注卷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
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

日遂行。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嘗以未學而去之。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

去從。○孔子去衛適陳，與起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實通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惡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子曰：賜也。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信方

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曰：非也，予以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後以行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尹氏曰：孔子之於言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言子復深驗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兩子貢終亦

博者哉。知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言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言子復深驗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兩子貢終亦

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養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顯賢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由。出也。

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懼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也。○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猶亡百反。○子張意在德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謙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朔。北。

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輻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子張書隨其所在。常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參猶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謙辟近真者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宜淨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自。以不能違賢。遂不肯。既死。猶以下。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玉伯。以不能違賢。遂不肯。既死。猶以下。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儲。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子
氏曰。史魚之直。宋襄君子之道。若蓬伯玉然後可至於亂世。若史魚。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子

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如去。○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
聖。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
非也。古人有攝轡隨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
是成就一箇

是而已。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君。仁以維言。夫子嘗謂子貢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厚切磋
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實而已。○

顏淵問爲邦。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
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於三辰

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
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
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級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綖。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備等。至周始備。然
其爲制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質而不及者。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取其善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鄙辯給之人。殆。危也。

子貢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惟無弊。則衰。聖人不作。故孔子對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漢夏君臣更相飾戒。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雖可久。樂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穎達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慮者。吾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也。○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

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實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知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

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

子之遺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樸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子曰。君子病

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

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范氏曰。君子雖

不病人之不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子曰。君子矜而

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皆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譽平聲。○毀者。稱人之善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

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精粹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知。若其惡惡。則已練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蓋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慮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

亡矣夫。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子曰。巧

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

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廣而大也。人外

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蓋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運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

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餓奴強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

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顧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

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聞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

理而無私欲以聞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故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

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勸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

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懼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車放此。 ○子曰。當

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爲外。則不可不遜。 ○子

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

論語集注 卷八

前不當復論其類之異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異。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不以實

工為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冕還反。○師樂師。警者冕名。再君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聲。○禮門學者。於此

察如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賢必有相。其道如此。蓋重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

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傳經意。不虛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與音餘。○顓與。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連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問時。此否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冉求為季氏家奴。

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

以伐爲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會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

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城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運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

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爲於慶反。相去聲。下開。○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贊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

諫而不聽。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兕音義反。柙音甲反。則當去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禮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籠也。楨。陳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與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罪。已不得不任其責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

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

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均。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其與費

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

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今由與求也。相夫

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業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

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

也。干。猶也。戈。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讒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滅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潛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

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教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侯諸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

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道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

夫約世數。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

孫。微矣。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

孫。微矣。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遂。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

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營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遂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彘。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隳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

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辟亦反。○友直。則聞其直。友諒。則達於誠。友多聞。則達於明。便。習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

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母。驕。驕其制度。擊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情性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孔子曰。侍於君子有

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

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形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

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潤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懼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界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

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

斯為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雖其實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

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塞。則聰無不聞。色。見於兩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著。思難。則忿必察。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

而不自當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

語矣。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問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

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大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齊景公

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四馬也。首陽。山名。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

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

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

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

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

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

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集注卷九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歐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

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

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進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

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讓孔子而讓使速仕。孔子固未嘗知此。而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驗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諱也。楊氏曰。搗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說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豈遠外無身。身外無道。身隨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性。秉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

不善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

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轉移者。○程子曰。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實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民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

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反。為於慶反。○莞爾。小笑貌。○子游對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辨所稱。蓋夫子之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

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貨共執桓子。繪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

夫者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

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

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道。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

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備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辟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恐佛肸之誘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也。

也。入其黨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著也。○磷。薄也。

涅。染卑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挽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者。幾希。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處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知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言者之所聞。君子守道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

本不往者。知某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變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女

汝下同。○居吾語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蔽。遮掩也。居吾語女。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選坐而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

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

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進去聲。○六言皆美辭。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問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

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燥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子曰。小子。何莫

學夫詩。夫音扶。○小詩可以興。感發可以觀。考見得可以羣。和而不可以怨。怨而不邇之

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精餘又足以實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禮是經者。所宜

盡心也。○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子曰。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歌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安之以鐘鼓則為樂。禮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

和。只此兩字。含蓋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義。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

盤盞至為不遠。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禮屬。必相應順。乃能為容。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安而為容也。禮樂無

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善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

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者。鄉俗之意。原。與厚同。童子原。注讀作愚是也。鄉原。鄉人之

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鄙。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王氏曰。君

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闕色。雜。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

當少。不正而勝者。當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顯聖人。而不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顯聖人者。故發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

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愚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案此。

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

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脛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

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禮。廢也。○樂。廢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鑽。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

柞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書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駭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

焉。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

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纁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寧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寧我不察也。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

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

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

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覺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難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

而不致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思，欲其有以改而及之爾。○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

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奕，圍棋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子

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

義爲盜。尙，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尙，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數其失也。胡氏曰：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子貢曰：君

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同。惟惡者之惡知字。訕所諫反。○訕。勝誤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

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微古幾反。知孫。逆去聲。訐。反。知孫。謂反。○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侷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潘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者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所以實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逆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禮之。慈以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

喜之。則無二者之惡矣。○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詔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美。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

干。因箕子以爲奴。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獨旭之意。故不勝于愛之運。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

箕子因伴狂而受辱。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獨旭之意。故不勝于愛之運。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

同謂之。○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

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

禮亦至矣。然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樂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齊人歸女樂。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

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案史記。定公

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讓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

政者殆而。接輿。楚人。伴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遠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讓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尙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

與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與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

也。之。○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餘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避反乎秦。津。

處。渡。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

矣。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

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

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耷而不輟。徒輿之與平聲。酒吐乃反。辟去聲。耷音

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耷。覆種也。亦不肯以津處。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

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知字。○憮然。猶愴然。情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

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深哉。天下者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致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子路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感天下而棄之也。○子路從

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

爲夫子植其杖而芸。穠徒用反。植音直。○丈人亦隱者。穠竹器。芬辨也。五穀不分。猶子路

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明日子

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

以滅其跡。亦接與之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

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

之接子路其居。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

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殉祿也。爾州有圖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爲適。故爾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鑿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

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大伯同。宜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子曰。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

中慮其斯而已矣。

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會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詎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若悲哀。三年憂。則行之

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深以為師。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

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遊世無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不可。此所以帶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師摯適齊。大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以下。以樂備食之官。干。繚。皆名也。鼓。擊鼓者。方叔。播鼓武。入於漢。○徒刀反。○播。音了。○亞飯

有耳。持其柄而播之。則旁耳遠。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義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

人之難遷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襄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賊工。樂之正。及魯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聖人饑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

我。期月而可。○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

意慮語發。

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要逆。李氏曰·

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屬。周公則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

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騫。

騫·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案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簡季八士。既皆

稱賢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掩掩接引之童。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遺。以察其所適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

而已哉。

論語集注卷十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子自顏子以下。顯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

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慶反。亡讀作無。

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

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

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

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追狹。子張聽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橫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職。泥。不通也。○橫氏曰。百家索技。

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運。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

也已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

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善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

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

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運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事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

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不可不知所務哉。愚案二說相領。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譎

以重其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漁於變。盡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

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信也。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

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實反。掃素報反。○子游讓子夏弟子。於嚴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子夏聞之曰：噫。

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必列反。焉於虔反。○倦，如寐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實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

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灑洒掃應對，只看所

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案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

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也。○仕與學

喪義，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也。○仕與學

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致極其哀。仕而學，則所以實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也。○揚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

也。○揚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

未仁。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剛性之意。○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堂，容觀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

以輸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

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喪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曾子曰：吾聞諸

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

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

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

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

皆仰之。更，平聲。○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朝。焉於虛反。子貢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

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尋字於塵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讓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叔

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子服景伯以告子貢。

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家室之好。淺。○室。猶卑室。夫子之牆數仞。不得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極高而宮廣也。得其門者或寡矣。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

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

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自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誇毀自絕於孔子。多。與貳同。遠也。不

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為恭。謂為恭敬。推尊其師也。子貢

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貴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

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

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真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達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軍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顯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與命舜。而禮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天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漢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

尙黑。未變其禮也。簡。闇也。言樂有罪。已不敢飲。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飲。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實已薄於實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大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封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謹權量。審法

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所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寬

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

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漢武醫師之意。與夫論語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證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子張問

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

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考味反。子

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

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潘於虞子反。

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

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擊。○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期。期也。賊

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自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與其寡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刺印刺。恐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昔問政者多矣。未有如

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

何以爲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

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若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賢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騁人也

騁亦作舉。本蘇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

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宋陳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

任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

晉。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

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

宋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愷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

梁惠王。義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

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

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孟子序說

一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

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陷襲別人，又非鑿空撰得。○又曰：孟氏醇

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

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

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

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

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委也，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軻

其啓手足時之書。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案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

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
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
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豪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甚處。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
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
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
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
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
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

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集注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晉也。都大梁。僭稱王。禮曰。事。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

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

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

而先利。不奪不餒。

乘。去聲。餒。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

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餒。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

靈臺之。其心未嘗以爲足也。靈臺之。其心未嘗以爲足也。以明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

道。猶棄也。後。不愈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善所以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大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按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孟子見梁惠

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麋音內。○沼。池也。鴻。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

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

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靈音練。麋音愛。鶴詩作鵠。尸角反。於音烏。○此引詩而

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鷓鷯。深白貌。於。歎美辭。切。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湯誓曰。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湯誓曰。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苦音烏。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

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稅粟以給其老穉。不能移。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嚮鄰國不恤其民。寡王斷

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

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

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

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農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流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網。

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

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

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數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幣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

畝牛在田。二畝牛在邑。田中不得有水。恐妨五穀。故於壟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縷。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

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遺。善事父母為孝。泮事
兄弟為悌。殞。與殛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贓。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教。而飽饑寒。故
輕也。擊。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食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
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

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喪反。刺七亦反。○檢。制也。幸。饑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彘。謂彘之豐凶也。暴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
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
加多。歸罪於彘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彘。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
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
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
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

以異也。挺。徒頂反。○挺。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 曰。庖有肥肉。廄有

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教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 獸相食。且

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暴之暴去聲。暴在之暴平聲。○若

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

斯民飢而死也。備音勇。爲去聲。○備。從彝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發。面大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

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殉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

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

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

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襄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棄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

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

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

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極反。斂易音去聲。撻。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

得也。易。治也。轉。私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教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

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謂敵國也。○彼。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

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者無敵。

故曰仁者無敵。

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

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

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

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

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

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

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沛音勃。由當作猶。古字通用。後多攷此。○屬七八月。夏五六

月也。沛音勃。由當作猶。古字通用。後多攷此。○屬七八月。夏五六
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責。未有不以爲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非有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齊宣王問曰。齊桓晉

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

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

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

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

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

諸。斲音核。舍上聲。釁音斛。觶音速。與平聲。○胡斲。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也。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

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繫棘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

其穀。鯨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知百姓之隱者。然我之心不知是也。曰。王無異於

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

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

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

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豈殺羊亦不忍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

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

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忍。響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擊。謂將死而宜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成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

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者僞。付七本反。度符洛

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驚。感感。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

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

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

不能也。輿平聲。爲不之爲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

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曰。不爲者

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

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否反。○形。狀也。挾。以

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

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

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

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

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利。法也。重要。實德之

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

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

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舊物

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

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旣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興甲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

事實非人心之所欲。有甚於殺戮練之牛

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快於此者。而

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尙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力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

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

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猶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關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

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

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

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

一服八。何以異於鄰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近也。皆發語辭。鄰。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

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

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

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懇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

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

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

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罔。於陵反。○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

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許

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

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治平聲。凡治字爲通論之義。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具下文。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

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音見可章。○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獲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遺故也。

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專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集注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凡十六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的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庶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也。音近於治。他日見

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

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曰。王的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樂

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

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善情也。臣請爲王言樂。去

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

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擊子六反。類音邁。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類。類也。人憂戚則蹙其頰。極。窮也。羽旄。旄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

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

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而疾首蹙頰。則樂奏以威英。爾漢。無補於治

也。故孟子告齊王以
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騁於稼穡場
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

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

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
薪也。蕘。草也。○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

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
反。○阱。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
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

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

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
不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之禮。尤不致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
後章所類欲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

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備。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

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

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

所。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接。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族。徂族。謂齊人僉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祐。福也。

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

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

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大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文書小異。今日

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書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

王之不好勇也。王者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若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言宮，雖宮名，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言宮，雖宮名，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

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晏子對曰：善

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

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

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杼舒救反。省悉井反。〇遊。陳也。省。視舒救反。省悉井反。〇遊。陳也。省。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逃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

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

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瞶瞶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謂古縣反。〇今。謂天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曰。君行師從。糧。糶。謂糶之屬。瞶瞶。側目貌。胥。相也。讒。傳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勝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〇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

行去聲。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

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

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詔同。畜。敎六反。〇戒。告命也。出舍。自實以畜民也。興發。發倉粟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

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詔同。畜。敎六反。〇戒。告命也。出舍。自實以畜民也。興發。發倉粟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

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詔同。畜。敎六反。〇戒。告命也。出舍。自實以畜民也。興發。發倉粟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

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詔同。畜。敎六反。〇戒。告命也。出舍。自實以畜民也。興發。發倉粟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

詩也。尤。選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

惜。○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尙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

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

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甿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二可反。笑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

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澗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角。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啻而有餘寬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時。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笑。困憐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

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棗于囊思戡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

姓同之於王何有候音侯。囊音托。戡詩作。音集。○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

皆所以盛藤種也。戰。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業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國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

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

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靡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

篇也。古公。大王之本統。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聿。水滸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繇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

及民也。○揚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廣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保如此。豈不飽矣釋其君子。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問。善無對苑園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

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盡實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閒。而剖析於纖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

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必此

二反。○託。寄也。及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發上三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

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趙氏曰。昔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

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勤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

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

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曰。國君進賢。如不得

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謙之至也。蓋尊卑親疏之常也。終或疎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疎者踰戚。

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

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

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阿俗

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知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

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

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

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繼反。○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曰。臣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

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

謂之殘。一夫。言桀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董四濬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乘工人也。姑。且也。請賢人所學者大。

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益。○璞。玉之在石中者。鑿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其甚也。治國家則

殉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過。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

勝之。案史記。燕王贈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人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

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

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

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

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者更為暴虐。則民將

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

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

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

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覓五種反。徯胡禮反。○爾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語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

我之國也。覓。紅也。見雲合則雨。紅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

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

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

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

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倍地，倍力也。○倍，效也。倍，累也。重器，寶器也。長，居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

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麾同。倪，五種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樂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殉之哉。

○鄒與魯鬪，穆公

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

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國，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國，闕聲也。穆公，魯君也。疾視，其死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

孟子集注 卷二

君及有司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實，是以有司知重數而不知恤民，故君尤過也。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

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庾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散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禮公不能反已，猶欲踰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

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

是可爲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就也。效，猶致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茲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滕

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傷已而恐也。孟子對曰：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地名。○邠與邠同。

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爲善而已矣。夫首扶，疆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

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遷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徵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問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

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則

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

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僥倖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

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

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與。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

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

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藩於虜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

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

之。不過。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

孟子集注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

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

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

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子六反。純音拂。又

音勃。曾。音增。○孟子引曾西與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艷。怒色也。曾之謂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

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遑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蓋比管仲者何哉。嘗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蓋過而獲食耳。曾西

仲尼之徒也。故不遂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曰。管子言也。願。望也。

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曰。以齊王。由反手。

也。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

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纔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

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

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

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

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落音落。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

也。猶敬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

有鐵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鐵音茲。○鐵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

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

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

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

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

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釋也。郵。驛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

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

爲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

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說

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難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惑。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

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善。孟賁血氣之勇，丑盡信之以實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告子未為知道。力

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

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

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撻奴救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

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差，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懼也。言無可畏懼之諸侯也。黝，黝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不孟施舍

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

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善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

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

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

論其所守，則舍比於勇，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

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憚之讀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蓋。曾子弟子也。夫子。

孔子也。縮。直也。禮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楮東縮二衡三。備。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知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

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

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間。孟子簡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

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

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

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儘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

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執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

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

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

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公孫丑見孟

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蓋專一也。驟。頓蹶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

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浩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論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微。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惛然不顧而

已。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實有是氣可知矣。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

欲然而餒。卻甚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以講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人之心之裁制。道者。天運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究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

義以其外之也。據口說反。又口劫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義。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義。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義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作。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覆於外而得之也。據。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義。詳見告子上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

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

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

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知有事於願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知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豈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何謂知言。曰。誠辭知其所

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

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蔽彼昏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蔽。偏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撓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說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善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實

聖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

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

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

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

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

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箕

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伯夷伊

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問也。曰。然

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實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

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

汗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蛙。好去聲。○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

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違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

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

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大垤

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

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

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善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遠而非仁也。以力服

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瞻。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爲不同。故人所應之者。其不

問亦如此。○鄭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致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

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道。不能免也。 如

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

國必畏之矣。○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

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

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幽風鷓鴣之

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緜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其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萬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

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合也。命。天會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大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

書作道。道。猶經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

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

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力以助

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

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謂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謂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

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

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慶典存亡。惟天所命。不致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

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議而推之政事之間。惟

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

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黷。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物貌。惻。傷

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

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

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端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擴。充。音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由此而發充之。則四海懸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難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實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孟子曰。矢人豈

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函。甲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

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處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得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無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自然之安。無人欲障礙之危。

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

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爲

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隸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

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上會

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警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自耕稼陶漁以至

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

莫大乎與人爲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者。有以裕於己。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執大於此。○此章實重賢樂善之說。初無彼此之間。故其

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

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之為潔。而切切於起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

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音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禮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體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惡之言也。袒裼。露臂也。深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倍。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

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集注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

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

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

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

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城。界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

而○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

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惟朝將之朝如字。禮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

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

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求孔子不見，孺悲取惡而歌同意。王使人

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

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的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採薪。謙辭也。仲子極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今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

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

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

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

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

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

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

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曾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

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覽反。是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慊。

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

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

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樂音洛。○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

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

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尙。通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

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不爲管仲。孟子自稱也。○陳臻問曰。前日於

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於

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皆通於義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

贖。辭曰。餽。予何爲不受。贖徐勿反。○贖。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

餽之。予何爲不受。爲兵之爲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爲兵餽。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

辭受取子。惟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

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

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

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

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

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王

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

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諷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與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嗣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敢

邪。○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

未可以言與。蚺音連。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失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利國之不中者。蚺鼃諫於王

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運也。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為去聲。○微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

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實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孟子為卿於齊，出弔

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現。○盍，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

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言扶。○王驩

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

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

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黃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

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其製禮時也。得稱之，與棺相稱也。欲

其豐厚久遠，非特爲人親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

之。吾何爲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

獨無慼乎。比必二反。慼音效。○此，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慼，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

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

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

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不聲。下伐與殺與同。

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喜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齊人伐燕，或問曰：

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

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

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

燕伐燕。何爲勸之哉。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揚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

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管孟子的言。則該矣。○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陳

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

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

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管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董叔監其國。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

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

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使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

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

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衆。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

順之。又從爲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實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塗非文過也。○林氏曰。齊

王慚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

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孟子致爲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

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

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潮音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

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

萬鍾。穀秣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

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

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季孫

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

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隄。○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罔聖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畫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

季孫雖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臧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

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陳

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符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孟子去齊。宿於

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為去聲。下同。隱

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

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

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淮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

尊之不知子思。然二字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

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誅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

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

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語去聲。○尹士。齊人也。

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

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

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

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論氏曰。

齊王天資朴實。如好男好女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譏爲大。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予豈若是小丈夫然

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頂反。見首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憐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達之之情。而荷實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

天。不尤人。路問。公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彼。前日。今日。五百年

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奉鬻種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數宜生

之。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

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

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言扶。會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過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

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進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

乎。休。地。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受兵。雖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驟乎。

孟子集注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也：道性

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專怒莫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

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成覿謂

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

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觀古竟反。○成覿：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古人能有爲。則皆知

葬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稱周公之言。而款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今

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音蘇。反。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際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案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

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

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飭音錡。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罔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

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麻也。麻布也。飭。糜也。糜也。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實感通行之禮也。然友

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

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者

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

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

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

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

實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尙。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

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

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已壞。然三年之

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發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致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缺也。及其斷絕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後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滕文公問爲國。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

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

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民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

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

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數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廩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廩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

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

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

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贊。見反者非。糞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

糞。穢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孟子嘗

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子付反。○詩。小雅大田

之黨。雨。降雨也。言順天雨於公田。而孟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

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陸國彌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與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

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種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

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

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權封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食祿

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勢而定矣。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

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瘠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

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

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塗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

實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祿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

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案。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

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

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

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藉。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

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蓋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苟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立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利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讀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教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案。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

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神農。

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採之。欲其堅也。以為食。實以

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編陰陽方術黃帝之說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

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陳相見

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

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養音雍。食音孫。惡平聲。○養。熟食也。初曰饗。夕曰饋。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

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

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

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所

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

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

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

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鑊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

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

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

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入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

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亂。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治以粟與機器相彰。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談。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

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

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禹疏九河。濬濟濟。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論音藥。濟子禮反。漢他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

害多矣。聖人迭舉。漸次除治。至此尙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鳴

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數。噶

布也。益。舜臣名。烈。燬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大史。曰馬

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深。曰鉤盤。曰鬲津。濬。亦疏通之意。濟。二水名。法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

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

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

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愛民如此。而暇

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皆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暇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棄穡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崇也。堯言

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

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

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

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易連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

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

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吾聞用

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

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

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來之稱。言其

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

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

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果。○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家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

似之者。如禮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深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

贊美曾子之辭也。今也南蠻駭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鳩亦作鳩。古役反。○越。博勞也。○惡。擊之鳥。南擊之擊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

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

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闕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共也。案今此詩為魯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

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

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屨大小同。則買相若。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銷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曰。夫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

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從音師。又山縷反。

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

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

惡惡之物以相欺耳。○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

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璧。又音闕。○墨者。治墨覆之道者。夷性之名。他日又求見

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

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

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墨

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

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

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

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音夫

扶。下同。匍音滿。匍匐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擬儒而入於墨。以拒孟

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通辭也。孟子言人之愛

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

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吟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

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忘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

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嘅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

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納音納。曠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爲去聲。藁力追反。裡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

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蝶姑也。曠。攢共食之也。藁。類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類。類也。泚。泚然汗出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囊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

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慙然爲閒曰。命之矣。慙音武。閒如字。○慙然。茫然自失

之貌。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感易解也。

孟子集注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

尋。宜若可爲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子曰。昔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

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藁溝壑而不恨。勇士經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尙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

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

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禽，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會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範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違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

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禮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不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嚴關之時。蓋野道

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其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節可畏。羞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

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傳直懸反。質與贊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

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大也。後章放此。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

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

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縹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旒。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耨。副禱受之。縹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縹以爲饋。數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出疆必載質。何也。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魯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周書問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舍上聲。曰。晉國

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

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

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灼音酌。隙去聲反。惡去聲。○曾

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人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灼。亦媒也。首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殉利而忘義也。○彭

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

不取。道之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樂，乘從皆讀。

○影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

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

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羨，通面反。○通功易事，講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寶易，而積於無用也。梓，入匠人，木工也。輪，人

輿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

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平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

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斷

曰食功，則以上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薛後。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

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

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

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

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道唯李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餉。要平聲。不祀先祖也。粢。黍稷。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故釋無

道。不祀先祖也。粢。黍稷。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

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

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

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戰。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二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

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詞。○按周書武成

約。又如此。然其辭與今書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攸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餽盛玄黃之幣。迎武王爾事之也。南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帝順天休命。而事之者。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拯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編民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大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

倭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

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

不早也。尙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

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聽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

間。

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數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鑽也。齊。齊語也。莊。莊。齊街里名也。

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

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柔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

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穆公時人。文侯雖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

饋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

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闕音勸。○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闕。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闕。親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爾先來加禮也。

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

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發虛樂反。赧。奴簡反。○香

肩。疎體。詔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慚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

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

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

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孟

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

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獲。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道之

能速改。與月獲。一雞何以異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窟。窟。

曰。泝水警余。泝水者。洪水也。泝音降。又胡貫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放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窟。穴處也。書。成書大禹謨也。泝水。豫漢

無疆之水也。警。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淮

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菑。魚反。○掘地。謂去菑害也。菑。澤生草

者也。地中。兩涯之閒也。險阻。謂水之汜。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

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

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滯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

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

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

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

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監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

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博與。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

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遇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也。一治

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

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皆去聲。李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於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全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

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矣。爲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屬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

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
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旨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秉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詩

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我亦

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辯法。擊。○敵

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辭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惟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

以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

書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

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知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匡章曰。陳仲子。

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

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蟪音實。咽音實。○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

名。禮。禮。禮。禮也。荀。荀。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

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孽薄也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窮之也。操。所守也。

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

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

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姓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

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織音盧。○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

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馘者己頻顙曰惡用是馘覡者爲

馘他日其母殺是馘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馘覡之肉也出而哇之

圍。辟音避。頻與響同。顙與響同。子六反。惡平聲。覡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相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馘覡。殘聲也。頻顙而音。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

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

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

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孟子集注卷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絃竹爲節，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

度。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

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菜，宗廟以麋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虛也。有其

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爲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蓋權善量，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開聽廉耻之意，然後可以行屬官之法度。正爾此也。

詩云：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時。大雅假樂之篇。敬。過也。率。循也。率。與法也。所行不違。差不違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

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

下矣。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為高

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

多矣。鄭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業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

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選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城

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

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鄭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

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飛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忘親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也。○故曰。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稟君之大也。○

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鄭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鄭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

道。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

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

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而稱堯舜也。○

入乎彼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

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聲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孟子曰。三代之得

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之所以廢興存亡

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

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

強上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

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

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詩云。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身是故

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

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莊。向也。心悅誠服之謂

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惡人心之不服。而惡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離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逞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斐度所稱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創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

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

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運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

而女於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命。出命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兼與爲晉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

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教樂忠教。若若救大國之所爲

者。而獨恥受其教。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

矣。此因其魄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行樂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晉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及其時則可矣。

祭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舉。麗。數也。十萬曰億。侯。諸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晉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千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

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安其危利其菑者。不

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故其顛作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故其顛作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故其顛作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故其顛作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故其顛作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故其顛作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名。纓。冠系也。○滄浪。水。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

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

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所。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孟子曰。桀紂

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去。邪。

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黎敬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臧諸所請。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遠。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走音奔。○曠。廣野也。○言民之所。故為淵。魚者

獺也。為叢。鷖者鷓也。為湯武。敵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敵與同。○鷓音同。○桀與同。○鷓音同。○紂與同。

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敵矣。雖欲

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皆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

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

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蕤。柔之屬。淑。善也。載。載也。則也。胥。善也。

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棄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

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聽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益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遠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孟子曰。居下位而

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身。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當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揚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關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

慎心焉。○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盡。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村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親政。必先舉重臣。庶人之老。皆無深憾。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一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禮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落人之老者。天下之父。首禮德皆尊。如素父祭。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略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

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孟子曰。求

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

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當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

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

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當其君者。審民之財耳。而夫子猶責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罪

曠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

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愷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孟子曰。存乎人

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眊音牟。瞭音了。眊音老。○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

人焉廋哉。焉於廋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非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孟子曰。恭者不侮人。

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

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

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

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今

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殉人。徒爲失已。○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

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

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平之心。父責其父曰。夫子教

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閒不責善。責

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常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

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

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

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

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

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

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

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調。閒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懸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

過論。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實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繫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實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驥字。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

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饋，客舍也。王驥。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

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知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饋啜也。我不意子學

古之道，而以饋啜也。

饋，博也。反。啜，昌悅反。○徒，但也。饋，食也。啜，飲也。晉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宗實親老，不為辭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

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禮道者不能用也。

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賢，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

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

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

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樂

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真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

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

不可以爲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舜盡順則有以驗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舜盡

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此之謂大孝。底之附反。○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言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父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

順善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

○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集注卷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

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吠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

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

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爾。其

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

鑄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歲十

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屬

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水有橋梁。則民不慮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

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慶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為政

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孟子告

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

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道。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歡矣。故孟

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原焉。國人。猶言路

人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

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

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為導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里

望其歸也。星居。前此篇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

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管網樂盈也。○潘輿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蓋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釋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

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

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然上黨主言人臣當

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

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差違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所爲。是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

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但行去擊。○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結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

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

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美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

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

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道七到反。○道。猶也。深

造之者。達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達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君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達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

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澹於其

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追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觀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鬻聲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

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美人之

者。欲其同歸於善。善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趨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

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

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

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澗也。

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澗。古外反。澗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澗。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

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贖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鄭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

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事

兢兢厲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事

明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

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孟子曰。禹惡旨酒而

好善言。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涿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

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面。讀為如。古字通用。○民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而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聖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變動傷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

存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遂卻遺忘遠也。人稱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

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統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秦隴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

傳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遂卻遺忘遠也。人稱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

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統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秦隴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

傳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遂卻遺忘遠也。人稱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

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統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秦隴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

傳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遂卻遺忘遠也。人稱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

十九年

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述。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罪

獸名。古者因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册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聖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風流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

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絕矣。服窮則遺澤漸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

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稱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環時。方百四十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

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乘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

衛。是傷
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

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羿。蓬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

乘也。羿善射。蓬夏自立。後為蒙所殺。愈。猶勝也。薄。書其罪薄也。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

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

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

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

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

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董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鐵也。扣輪出鐵。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數

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讎。庚斬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

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

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

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稗爲本。

性者。人物所

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

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

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

事。則智亦大矣。

惡。爲皆去聲。○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天

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

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

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

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驥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

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

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音朝

漸。○是時齊猶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驩覆其葬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仁。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恆愛之。

敬人者人恆敬之。恆。胡登反。○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

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

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

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

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

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

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

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

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教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

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

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

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

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

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美從皆去聲。很。胡懸反。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實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母逐也。責善。朋友之道

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實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

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

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妻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知

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察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

寇至。盍去諸。曰：無萬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告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養不與臣同。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偁去，君誰

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

子思，易地則皆然。猶微，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矚，古寬反。○矚子，齊人也。矚，矚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齊人有一

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

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疇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誅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進，又音易。墦音燔。施施如字。○哀音

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祭也。顯，望也。誅，怨讐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

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

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騙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集注卷九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

仁覆闕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

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

為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去聲。夫音扶。

愬。苦八反。○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

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帝。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

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

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

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

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六舜見之矣。○好少

皆法舜。○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

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來

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靈性。其孰能之。○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

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

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詩。齊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離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

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離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萬章

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箠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

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

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抵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猶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

警瞽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警瞽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卽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

成。皆也。箠。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箠。獨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樓。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

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卽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慚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

己。但見其愛則愛。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衆愛亦愛。衆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曰。然則舜

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

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

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

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平聲。校音教。又音教。董許六反。○校人。主通沼小吏也。

罔。因而未野之貌。洋洋。則稍離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離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衆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遣人論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

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

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

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庫音鼻。○

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蘇。禹父名。方命圜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真亭。卽有庫之地。

也。未知是否。萬草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殘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

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

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

也。○吳氏曰。言聖人不可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遠也。 ○咸丘蒙問

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

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盛。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

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

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

天子矣。朝音潮。爰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縣也。爰。擊聲不自安也。爰及。不安貌也。言入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

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樂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過。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土。土音。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

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

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辨。編也。率。

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善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聖。漢。大雅。篤名也。子。獨立之貌。遠。脫也。言就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數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下父。尊之

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美去聲。○言言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

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

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者。大厲。夔夔也。夔。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也。欲謹恐懼之貌。允。倍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

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給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索之說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

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萬章問也。曰。否。天不言。以行

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而示以與之之禮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

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暴步下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

上。不能合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

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治去聲。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

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

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

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

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聽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

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

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

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啟。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

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

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

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以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

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

大憲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

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

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艾。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

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厥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密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

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禮音禮。禪。授也。或譌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萬章問曰。人有言。

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孟子曰。

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

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章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

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懸反。○囂。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

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講說向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

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如。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

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

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

道。堯舜猶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

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

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遠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

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

攻自牧宮。朕載自毫。○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曠。○萬章問曰。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

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癩醫也。侍

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籛

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

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

環。是無義無命也。驪如字。又音擊。○顏離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涿鄩。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辭斷。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

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

子當陋。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商韙也。司城。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韙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

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陋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

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近臣。在朝之

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

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言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

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

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

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

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

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

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

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

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實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

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

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集注卷十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頑。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

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

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孔子也。漸先歷反。○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任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

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歷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

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

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任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知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處意思

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

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

樂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韶九成是也。金。鐘屬。擊。宣也。如擊與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又金始擊而玉終。猶然也。故樂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一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達中和之極。兼禮樂。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箭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平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大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鑄問

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鑄。魚橋反。○北宮姓。鑄。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當聞其略也。

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井。當聞其略也。當聞其略也。當聞其略也。當聞其略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

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

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

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亦大國地方百里。君十

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八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

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取其租。士之無田。與

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

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

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

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歲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

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

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賁。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

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

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

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非

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

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魯公。費邑之君也。師。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

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

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晉

公下。禮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吾入。公乃入。實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謂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實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

所得專者也。舜尙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舜。上也。舜

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

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

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

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

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

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問。有所卻者。人便

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

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饋不可

受。但無以言語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

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

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讖。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讖也。

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讖。書作整。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

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饋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整。無凡民二字。讖。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

可受之乎。商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

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

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

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

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違合而盡除之。必教之不改而後除之。則其與衆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衆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衆人。乃爲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衆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

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

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此因孔子事

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薄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

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

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

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編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充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兩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饋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蓋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爲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爲行道。而亦有貧親老。或道與時遠。而但爲貧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饑養者。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

柝。惡平聲。柝音託。○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爲馬反。會計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園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位

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潮。○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致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

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

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

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

不恭也。賜。謂子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

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

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

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擗音杓。使去聲。臺。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擗。禮也。或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復來餽時。標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境官。主使令者。蓋釋公槐楯。自此不復命。養來致餽也。擗。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也。況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

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

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

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盛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

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

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質同。○傳。通也。質者。土執維。

庶人執驚。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驚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

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

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

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

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

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

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

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

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

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帶曰旂。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

于之音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致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

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

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

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

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

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賂侯之義。最為

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

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尙。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

士。其所友柔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

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

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也。孟子言王色定。然

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諫。已

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靈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集注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楹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柷楹。

柷音杯，楹丘圖反。○性善。

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柷楹，屬木所爲。若厄區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柷

楹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柷楹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柷楹，則亦將戕賊

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我音權，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

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波流濺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荀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

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

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

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頽。顛也。水之過頽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孟子曰。生之

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

與。曰。然也。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

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案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

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

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靈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

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

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謂

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

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

之外也。善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

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遷之。○自黨管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屬。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

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書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齒葬而不得其正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屢

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鄉人長於伯兄

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案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孟子曰。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若夫

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皆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惻隱之心。人皆

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

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

其才者也。惡去聲。會上聲。獲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鑄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重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

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時作蒸。秉也。物。事也。則。法也。夷。時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

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
粲然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
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
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案程子此說才字。

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
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專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
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
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麩

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

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麩音牟。耨音疊。磽苦交反。○麩。大麥也。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穠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

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黃音匯。○黃草器也。不知

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善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善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

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

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

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

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

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藪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

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蘗。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斲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從而蓄之。是以至於光深而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

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

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屢轉也。言人之良心雖

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屢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淺薄。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

其養。無物不消。

最上聲。○山木人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

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

平且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欲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格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大與物接

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雖

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

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詔諷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我

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

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

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

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

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

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由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由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由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陷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詞。噍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噍，唯呼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深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
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

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

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
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

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

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身去聲。爲之之爲

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雖賦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
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許聘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

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

可以見其爲此身醜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

哀哉。合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則知求之。心放而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最精上
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遠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子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

之。使反復入身來。自端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書。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

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善

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

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

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

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

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楸。養其槭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

糧音賈。賦音賦。○湯師。治湯國者。栲。桐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狠疾。

人也。狠善順。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飲食之人。專美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美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雖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

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者貴也。○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

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

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

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官之爲官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

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

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以立之。則事

無不舉。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以立之。則事

目。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大倉籩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衆從令。百體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

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

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

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

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

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

○尹氏曰。言在我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

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仁之能勝不仁，與猶助也。

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吾此人之心，亦且自忘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

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而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蕪稗。夫仁亦在乎

熟之而已矣。蕪音歸。稗音實。夫音扶。○蕪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

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於毅。毅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毅，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於毅。毅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毅，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集注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廡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任。國名。屋廡子。名。孟。子。弟。子。也。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廡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

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木謂下末。謂上。

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

輿羽之謂哉鈞。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

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音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

輕者也。飢而死以減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矣。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

則將摟之乎。終音軫。摟音糞。○終。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其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鼓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

不能勝一匹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

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驥。驥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驚是也。烏獲。從

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堯弟者。人之長知長能。自然之性也。舜為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

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曰。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揚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

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

言動之間。淺陋靡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

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

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教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吝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

文之教誨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

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

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凱風。鄒風。鄒有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鄒風。

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凱風。鄒風。鄒有

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

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激激之而遠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運於親。當親

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慳口慳反。○宋姓。石丘。地名。曰。先生將何

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

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時宋慳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研者。築攻疑兵。救世之戰。上殿下教。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

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兵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

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

以事其長。為人兄者懷利以事其弟。為人父者懷利以事其子。為人君者懷利以事其民。此

天下之無道也。天下無道。則怨相攻。殺相殘。不勝殘。不救敗。是謂有亂無道。無道則

利。利之所在。天下皆逐之。逐之者。天下皆叛之。叛之者。天下皆誅之。誅之者。天下皆

棄之。棄之者。天下皆絕之。絕之者。天下皆滅之。滅之者。天下皆絕之。絕之者。天下皆

絕之。絕之者。天下皆絕之。絕之者。天下皆絕之。絕之者。天下皆絕之。絕之者。天下皆

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音樂

洛下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

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

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

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

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鄒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

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

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

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廡子悅。或問之。屋廡子曰。季

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瘞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

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

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

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

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蔡邕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遂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

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其

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

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淮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

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

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苦。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孟子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曰。孔子爲魯司寇。

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膾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在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膾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圖。不欲顯其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膾肉行。其見微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膾于髡。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

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見吾商大彭豷。周

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

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齊桓晉文
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慶。賞也。登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

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誦諸侯以伐之也。伐者率天子之命。擊其罪而伐之也。摟。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

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

政所治反。釋音狀。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於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宰。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實。

實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土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講。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

雍水激水。以專不利。病鄰國也。無過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

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鄒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難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

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欲使慎子。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骨。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

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密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

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

而其封國不為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道。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

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

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舉也。

我能為君約

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

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

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臨澤

飲食。忍嗜欲。與董僕同苦樂。樂親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非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粟稌。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

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

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

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

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倫。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為喜而不

寐？丑問。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好善足乎？丑問。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

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

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詭訑。予既已知之矣。詭訑之聲音顏色。距人

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

欲治可得乎？詭音移。治去聲。○詭。自足其智。不噴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實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

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

公仰視蒼鴈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

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義之任

也。君之於民，固膏潤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

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

奚舉於市。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脫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舉，見前篇。故天

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

忍性，謂鍊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然，也須從這裏過。」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

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獨於徵，故必事連業者。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

外患者國恆亡。

拂與窮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

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深也。不以其人為深而拒絕之。所謂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集注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美，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也。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

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

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孟子曰：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

下。命。謂正命。嚴藩。藩之將墮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桎梏死者。

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嚴藩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孟子曰。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知不可求。從吾所

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知惡惡莫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勉

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

而仁可得。○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

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道於聖賢。

失之則入於禽獸。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為機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不

不恥若人，何若人有。但無恥一事，不知人，則事事不知人矣。或曰：不恥其不知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則可也。恥其不能而掩

藏之不可也。○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

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

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若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囂，自得其欲之貌。曰：何如斯可

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羈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

拘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章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

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政治，而今果如所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

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

事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

與。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救。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

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啟音火。○附。益也。韓魏。晉國富家也。歆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則本欲佚之也。播殺乘

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勞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甘足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

以致人驩虞。必有達道千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夫君子所

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

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避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勸斯利。莫知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

小補蓋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以仁

講仁聞。講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治。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違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性也。程子曰。乃出於天。不繫於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良。謂親親敬長。雖一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類。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

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當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蔽不

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當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蔽不

可勝用矣。故曰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

知去聲。疢丑刃反。○德慧者。德之華。術知者。術之知。疾

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

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諛以爲容。

達。以爲悅。此鄙夫之奉。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譽譽於此而不忘也。

有

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聽天理。乃天之民。故稱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

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殉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音人品

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

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得天下英才而教

育之。三樂也。

養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君子

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
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

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關民衆。澤可遠
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
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

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
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

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喩。

睟音粹。見音現。盎爲渥反。○上
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

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
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喩。曉也。四體不言而喩。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

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而盎背。皆禮感致然。
四體不言而喩。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

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己
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

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豕。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

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衣去擊。○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豕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

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

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

蠶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數皆去聲。易。治也。疇。耕

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民非水火不生活。

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

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菽。於陸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孟

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爲言。此言聖人之大道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觀水有

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濺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際。

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序。

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

者。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蹠。盜也。交

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問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糲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

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孟子曰。楊子取

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爲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僥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

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爲。摩。無所不

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放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

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易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聽。則中央爲中。一家則難非中而

豈爲中。一國則豈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皆自然之中。不待安排。

安排者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爲皆去聲。○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

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闢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闢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

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故於飲食不暇擇。

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道不隱賢。必以

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發顯剛直之意也。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僻。與音切。與仞同。○八尺爲仞。言掘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言

不假能習。湯武

曰。豈欺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爲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遂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專也。○公孫丑曰。伊

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予不狎于不順。大甲賢。又反之。民大悅。甲不狎于不順。大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孟子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毫之私者也。○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

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

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于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尙志。尙。高

尙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尙其志而已。曰。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

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尙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

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

人皆信其實。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距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

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利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孟子曰：

執之而已矣。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桃應問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

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致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曰：舜視棄天

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寤音徒。斯與欣同。樂音洛。○躄，尊履也。

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主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世子，喟然歎曰：居

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

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曰。張鄭皆云。美文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

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醇然見於面。益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魯君之宋。呼

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埳澤。

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豕許六反。交。接也。畜養。

也。獸。謂大馬之屬。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恭

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虧也。○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徒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

也。各盡其則。可以踐形矣。○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菴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終。以

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終之忍反。○終。以

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王子有其母死者，有三年之喪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

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願

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

也。雖加二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如。我前所議，乃謂夫莫

之禁而自不爲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肯者有以企而及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

下，或相去遠近。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力化，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

是也。若孔子之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由賜。達財，如孔子之於冉雍。

有私淑艾者。艾音艾。○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樂運萬章也。有私淑艾者，達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

孟子亦曰：子未得爲孔子。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公孫丑曰：

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音戴

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轂率。爲去聲。轂古候反。素音律。○較率。彎弓之限也。

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不容自貶以殉學者之不能也。

踊躍而出也。因上文敘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

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必行。○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公都子曰。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遺風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從人。妾婦之道。○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氏

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謙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

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其進銳者其退速。銳。道

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

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為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

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

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

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當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當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治。

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也。

飯，扶晚反。歎，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少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

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許不知

也務也。

孟子集注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

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

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子弟。謂太子

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遂親。○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

其擅與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也就○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程子曰。戰事之辭。容有重覆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

此春秋所以○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曲。斲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

倒戈攻子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說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

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聲。

南面而征北狄

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二百兩。虎

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審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

厥角稽首。

書大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

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兵為善君所虔。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

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知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

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

果說文作粦。烏果反。○飯。食也。糗。乾糧也。茹。亦食也。糝。糞衣也。二女。魯三女也。果。女待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孟

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

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問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問

敬其親矣。○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禦察非常。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征稅出入。○

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國。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國。爲併國中。此以○孟子

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實

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于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

矯情干譽。是以能讓于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孟子曰。不信仁賢。

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

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

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聽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第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儀禮既成。黍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儀禮既成。黍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

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

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發也。親炙。親近而無發也。親炙。親近而無發也。餘見前篇。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而言之。道也。

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實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孟

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

道也。出重○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歷與厄間。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為梁口所諱。理。賴也。今按漢書無徑。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也。士憎

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梁口所諱。按此則情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

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縣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曠。擊也。問。擊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其愠怒。亦不自擊其擊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吾人願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

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孟子謂

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

之心矣。介音界。○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高子曰。禹之

聲。尙文王之聲。尙。加尙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周氏曰。追。蠡。猶也。○

禮所得旋蠡是也。蠡者。蠶木蟲也。言禹時蠡在者。蠡。猶知蠶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蠡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

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塗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雖久而粗絕。文王之蠡。則未久而粗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是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齊饑。陳臻曰。國

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饑饉。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

可也。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

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撓。觸也。○孟子曰。口之於味

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

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來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仁之

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

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來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仁之

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

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來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仁之

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

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

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張子曰。稟賦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

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者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磨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

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善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

謂信。不害問也。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

實有之。如惡惡美。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混

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

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放。則其有稽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致於學。所以但爲

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畫人。獨未至畫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善已而已。能有善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變遷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

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於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謂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

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逐之豕豚也。豎。廟也。招。膏也。羈其足也。書彼既來歸。而又追答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絕。而於其來歸。而

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殍。用其四。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

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

括。益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

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益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殺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顯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

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陵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

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重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蓋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庭。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

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

於其所為。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

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

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爾汝

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味隱忍

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

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恬音忝。○恬。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恬。即此意也。便依隱默。皆有意味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易忽。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

達於此而添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

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

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

自任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修爲。聖之

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動

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

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爲行並去聲。○類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

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君子所講正其義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

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說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當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路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

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榱榜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

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

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

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

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歿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

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

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內養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

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

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狷音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

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如琴張曾

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宰。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

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攸皮未詳。何以謂之狂也。萬章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嚶。火交反。行法擊。○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

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發舞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

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蓋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

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人。非有議

者。原與歷同。荀子原歷。字皆讀作歷。謂謹惡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惡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何

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

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萬反。闕音卷。○踽

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猶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闕。如耆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

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

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

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

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

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

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鄉聲。淫樂也。樂。正樂也。樂。明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狷。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也。

君子反經而

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

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

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

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

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棄重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

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

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鄉原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

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致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與民衆。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篤終。歷序聖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藏公文彥博祖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實實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渙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朱子之注四書也。畢生心力於斯。臨沒前數日。猶有改筆。但其本行世早。而世之得其定本者鮮。此注本所以有異也。又有因傳寫而異者。亦未免焉。定本如大學。欲其必自慊。後爲欲其一於善而定也。論語行道而有得於心。後爲得於心而不失而定也。此類是也。傳寫而異。如論語衛大夫公孫拔。誤爲公孫枝。孟子自武丁至紂凡九世。誤爲七世之類耳。傳寫之誤。固注疏家之常事。若夫注是書而畢生心力於斯。沒前有改筆。則朱子之注四書也。其用心良苦。其用力獨瘁矣。夫朱子之意。必欲精之又精。以造乎其極。亦何爲也哉。立志於爲聖賢。在自得躬行。而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用以治國平天下。在體諸身。施於政。亦不在於注之有定本也。卽以講論四書經文。亦在於大本大源。而不在于一句一字之閒也。然則我子朱子之苦心瘁力於斯者。何爲也哉。蓋以四子之書。爲兩閒至精之理。爲孔門至精之文。爲之注者。必至當而不可易。乃與斯文爲無所負焉耳。此子朱子之意也。況有非朱子原文。爲傳寫所誤者耶。況不惟注也。經文歷漢以來。授受既遠。亦不免有傳寫之誤者耶。英自癸卯而後。困於棘闈者二十餘年。此二三十年閒。頗亦手不釋卷。而於朱子注之異同處。不暇詳也。未嘗不研摩於朱子文

集及朱門諸子集中語錄。然於其自論注處。則置之。未嘗不涉歷於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東發黃氏日抄。然於其中學庸注。則置之。何也。以爲通經致用之學。不繫此也。十三經經義之未通。而求通者。汲汲不暇。而奚暇於此也。慨自丁卯。英與兒志忠偕入省。未數日。母病信至。與兒偕返。已抱恨終天。自是每聞人言鄉試。則心痛。盡棄所業。而就業名山。忠兒感予心之摧傷。亦不樂習帖括。今歲忠徧覓借古本四書。及疏釋四書之書。以求朱子章句集注最後改定本。及傳寫未誤者。別錄一部。而私記考證附於後。有疑則折衷於予。然不能多得善本。予懼其折衷之猶未當。命付梓以廣其就。正有道之帙。斯役也。固幼學壯行者所不屑爲之之事也。鄉使英於屢躓場屋之年。卽得所願。則兒當亦相從於青雲之路。求所謂通經致用之學而學焉。又奚暇爲此學。乃今而英之所遇。可謂窮矣。窮況及於家人。非聽兒之不自愛。而爲此迂遠也。四方諸君子。見其書而教正其中之繆謬。尙其哀英之遇。而諒忠之情也。夫嘉

慶辛未重陽日吳邑吳英序

四書章句附考卷一

吳縣吳志忠輯

大學 圖大舊 至如字八字元姚氏景星 圖皆當至於近本宋真氏德秀四書集編本趙氏順孫四書

作止今從翻宋淳祐四書集注宋元胡氏炳文四書圖而後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圖后與至放此字

通義圖致知曰此致或為至圖一於善近本圖而後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圖后與至放此字

其必自嫌而毋自欺後改作一於善而毋自欺云云據此則祝氏所見乃朱子圖治去至放此本無圖

無不盡通曰準句初本無圖壹是本考文據古圖凡二百五字圖而更考日抄本無而字序次通本

序凡千至六字八字圖壹是本考文據古圖凡二百五字圖而更考日抄本無而字序次通本

作俊通本無集編本圖此通至圖下十九字圖詩曰翻宋圖惟新近本圖惟民唐石經圖所常止

經翻宋圖緝考文據古子啓蒙本人臣考文據古本句同圖於緝至音烏疏本無圖淇澳釋文曰

作與本又作如磨釋文本喧兮釋文曰喧兮釋文曰喧忘也考文據古玉石作玉此章至章下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七經考文補遺 此章至之下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通本載章句初本作據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憶鄭注曰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醫考文據古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唐石經此處初刻多一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巾箱本帥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父子考文據古本尼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國所謂老日抄本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下有其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蒙本無也字

十三經校勘記據他技釋文本彥聖鄭注曰彥寔能明毛氏校刊十三俾不或釋文曰俾殆哉唐石經初
惠棟校宋本同
後磨圍爲屏除也二字圍不善脫十行本圍遠去聲在命鄭氏之上舊古至音扶柔本無圍下不好考
改古本上好義考文據古本府庫上有其字不以利考文據古本圍畜許至去聲抄本無長上聲抄日
有其字

無本
圍細論通解本
細作統

中庸 圍本心之正心作然有以加通本無蘊與啓業曰蘊一作纒若是之啓業曰之一作其纂疏似有

以纂箋本無以字 圍人物之所無之字蓋人之所至識也七十一字近本纂箋本作蓋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

有微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
意也亦七十一字忠案近本云蓋據建安祝氏新安陳氏之說以是爲朱子定本然其說非是詳見

宋本集編纂疏通本及通解日抄本從翻爲外至道矣七字近本纂箋本作豈率性之謂說六字今從不見

聞日抄本聞細微纂疏及日抄滋長近本纂箋本作潛滋暗長今從翻 圍萬物十行本 圍此學至

之意抄本無 圍無所忌憚日抄本 圍中庸其至矣乎釋文曰一本作中庸 圍鮮上聲下同集編 圍今

已久矣翻宋本及通解 圍知者至去聲編本無 圍可離日抄本 圍夫音扶集編本無 圍知去至去聲

九字集 **圍** 陷 阱 釋文曰 阱 本或作 **圍** 子知至之反 避上有與字今從翻宋本無子知下六字又近通

解曰 **圍** 弗失 集編 義疏 通 **圍** 不必至之難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二十七字元新安胡氏

以為朱子未定本也今從翻宋本集 **圍** 與平聲 集編 **圍** 塞焉 鄭注曰 塞 **圍** 素隱 考文據古 遜世 釋文曰

本通 十行 **圍** 義者止 此 義疏 本 **圍** 費而 釋文曰 費 所憾 釋文曰 憾 **圍** 覆載 集編 本 **圍** 處飛 釋文曰 處

子臣 至 絕句 八字 啓蒙 本作 顯 **圍** 則至 隱 則作有 **圍** 易去聲 啓蒙 本 下有 徵 **圍** 辟 如 唐 石 經 翻 宋 撫 州

宋石經 校勘記 **圍** 辟 警 同 通 本 **圍** 瑟 琴 考 文 據 古 本 宋 版 妻 督 釋 文 曰 督 **圍** 耽 詩 至 音 耽 七 字 啓 蒙 視

之 誤 視 本 視 **圍** 而 物 所 義 本 本 所 **圍** 齊 明 釋 文 曰 齊 **圍** 待 洛 反 啓 蒙 本 作 **圍** 包 大 小 近 本 集 編 本 及 通 解

蒙 本 及 日 抄 本 **圍** 裁 者 鄭 注 曰 裁 于 天 作 於 保 佑 考 文 據 古 **圍** 為 體 啓 蒙 本 **圍** 其 惟 考 文 據 古 本

經 翻 宋 撫 州 本 翻 宋 巾 箱 本 上 行 **圍** 大 音 泰 下 同 啓 蒙 本 **圍** 通 於 上 啓 蒙 本 **圍** 祖 廟 作 宗 祖 昭 穆 釋 文 曰

經 毛 本 惟 作 唯 考 異 據 宋 石 經 同 **圍** 郊 祀 天 近 本 集 編 通 義 蒙 本 祀 作 祭 今 從 翻 宋 本

經 速 賤 釋 文 本 踐 其 或 為 撥 其 先 考 文 據 古 本 足 **圍** 郊 祀 天 近 本 集 編 通 義 蒙 本 祀 作 祭 今 從 翻 宋 本

方 策 釋 文 本 敏 政 鄭 注 曰 敏 **圍** 人 存 政 舉 上 有 而 字 **圍** 殺 去 聲 啓 蒙 本 作 色 界 反 **圍** 在 下 至 **圍** 在 此 啓 蒙 本 無

謂不能謂集編本。圖子曰：至衍文六字。纂疏纂箋。啓蒙。親師取友。解日抄本。纂疏本及通。皇建本及通。解。日抄本。圖既稟。唐石經。翻宋巾箱本。翻宋岳珂本。十行本。毛。圖然後可以明善。纂箋本。圖無不同。集編。無皇字。圖既稟。唐石經。翻宋巾箱本。翻宋岳珂本。十行本。毛。圖然後可以明善。纂箋本。圖無不同。集編。字。圖見乎。釋文曰。乎。圖神謂鬼神。無纂疏及日抄本。無。圖外內。纂箋啓蒙。則徵或爲徵。一言。石。字。經。翻宋州本。翻宋巾箱本。翻宋岳珂本。一作。查考文據。古本。足利本。提要。據宋大。不武。釋文曰。貳。昭。昭釋文曰。昭。廣厚。十行本。毛。華嶽。釋文曰。本。不洩。洩。釋文本。一卷。十行本。卷作拳。蛟龍。翻宋本。通本。及釋。翻宋巾箱本。日抄本。蛟作蛟。考異。據改作蛟。宋詩云。唐石經。翻宋撫州本。翻宋後改。惟翻宋撫州。刻九經本。向唐石經。初刻作蛟。後磨改作蛟。宋詩云。唐石經。翻宋撫州本。翻宋後改。惟翻宋撫州。宋。翻宋巾箱本。翻宋岳珂本。十行本。作惟。提要。據宋大字本。南。圖純一。啓蒙本。于天。纂箋本。而後石。經。翻宋撫州本。翻宋巾箱本。翻宋岳珂本。而作。據宋監本。同。圖純一。啓蒙本。于天。纂箋本。而後石。宋。翻宋撫州本。翻宋巾箱本。翻宋劉叔剛本。校勘記。據宋監本。嘉靖大字本。同。苟不。義曰。俗本。不。禮記。正。不疑。釋文曰。疑。圖而言也。纂箋本。圖不疑。釋文曰。疑。且哲。釋文曰。哲。圖反古。正義曰。俗本。反下有。行。圖證也。通本。證。圖無徵。鄭注曰。徵。或爲登。又不。繆。初刻作繆。後改作繆。是故。考文。據古。圖。詳如。撫州本。詳作。作驗。圖無徵。鄭注曰。徵。或爲登。又不。繆。初刻作繆。後改作繆。是故。考文。據古。圖。詳如。撫州本。詳作。宋石經同。覆。鄭注曰。覆。圖天道。集編本。容知。唐石經。釋文本。翻宋撫州本。翻宋異據宋石經同。之。質。

纂疏通及日 圍音現 纂義啓蒙本 作 圍所隊州本 隊作壁 圍經綸 釋文曰綸 肫肫作純純曰或 圍此篇

抄本質作資 圍尚綱 釋文曰綱 可與 以本與 之昭 釋文曰昭 君子之 唐石經 翻宋 蘇州本 翻宋 巾箱本 翻

言 纂義本 圍尚綱 釋文曰綱 可與 以本與 之昭 釋文曰昭 君子之 唐石經 翻宋 蘇州本 翻宋 巾箱本 翻

大字本 南宋石經 宋本九經 余仁仲 愧子 釋文曰愧 本又作塊 又近本及通解 本于作於 今從 翻宋 巾箱 本

本劉叔剛本校勘記 據嘉靖本 竝同 愧子 集編 纂疏通 纂義 啓蒙本 及唐石經 翻宋 蘇州本 翻宋 巾箱 本

本翻宋 岳珂 圍音夫 啓蒙本作方 无反 圍惟德 唐石經 初刻 詩云 翻宋 巾箱 本校勘 記 據嘉靖 本 竝同 據

圍德輔 纂疏本 作經 上天之事 近本事 作載 今從 翻宋 本 集編 纂

疏通 纂義 啓蒙本 及通解 日抄本

四書集注附考卷二

吳縣吳志忠輯

論語○序說

國康子乃召冉求

集編本無

我知之歎

集編本無

受業子思

集編本無

意味深長

本纂疏本

○學而篇

此為書

集編本無

說乎

梁皇氏侃論語

說悅

古本同

說悅同

集編本無

朋或作文曰有

國樂音洛

集編本無

故惟至焉耳

得之深不足以與此故惟成德者能之二十三字

其為仁

考文據足利

國與平聲

集編本無

而後仁愛

弟古文曰弟本或作悌下同皇疏本悌考文據古本同

愛莫大於上

有而字

鮮矣仁

皇疏本仁上有

而信

皇疏本而上有言字考文據古本同

傳曰

釋文

然

注云魯讀傳

道千乘

釋文曰道本或作導皇疏本道同

道治也

翻宋本句下有馮氏曰八百

出

家出車一乘十字係誤入也

則弟

釋文曰弟本或作悌皇疏

無友釋宋刻九經本同

八字集

子貢曰

澹石經上貢字闕此作

夫子之求

考文據足利本

人之求之與

皇疏本與下

同

編本無

據古本同又據一本也在與字

上又據足利本人下無之字

夫子至是邦

有通本至下

儀刑

宋本集編

國知其人之

通本無

其字

國

國

而皆出於近本通集箋本而作然今亦不可行釋載漢石理之本然近本通集箋本理作禮也

下注理之自然相承一綫作禮亦可宗皇疏本宗下有歎爾好學也已皇疏本已下有歎皇疏本釋載漢石經作已

矣無爾好去聲爾而必就通本脫爾子貢曰皇疏本曰上有同貧而樂皇疏本樂下有道字考文據高爾好學也已皇疏本已下有歎皇疏本釋載漢石經作已

也字無爾好去聲爾而必就通本脫爾子貢曰皇疏本曰上有同貧而樂皇疏本樂下有道字考文據高爾好學也已皇疏本已下有歎皇疏本釋載漢石經作已

爾好去聲爾而必就通本脫爾子貢曰皇疏本曰上有同貧而樂皇疏本樂下有道字考文據高爾好學也已皇疏本已下有歎皇疏本釋載漢石經作已

爾好去聲爾而必就通本脫爾子貢曰皇疏本曰上有同貧而樂皇疏本樂下有道字考文據高爾好學也已皇疏本已下有歎皇疏本釋載漢石經作已

爾好去聲爾而必就通本脫爾子貢曰皇疏本曰上有同貧而樂皇疏本樂下有道字考文據高爾好學也已皇疏本已下有歎皇疏本釋載漢石經作已

爾好去聲爾而必就通本脫爾子貢曰皇疏本曰上有同貧而樂皇疏本樂下有道字考文據高爾好學也已皇疏本已下有歎皇疏本釋載漢石經作已

爾好去聲爾而必就通本脫爾子貢曰皇疏本曰上有同貧而樂皇疏本樂下有道字考文據高爾好學也已皇疏本已下有歎皇疏本釋載漢石經作已

爾好去聲爾而必就通本脫爾子貢曰皇疏本曰上有同貧而樂皇疏本樂下有道字考文據高爾好學也已皇疏本已下有歎皇疏本釋載漢石經作已

爾好去聲爾而必就通本脫爾子貢曰皇疏本曰上有同貧而樂皇疏本樂下有道字考文據高爾好學也已皇疏本已下有歎皇疏本釋載漢石經作已

爾好去聲爾而必就通本脫爾子貢曰皇疏本曰上有同貧而樂皇疏本樂下有道字考文據高爾好學也已皇疏本已下有歎皇疏本釋載漢石經作已

爾好去聲爾而必就通本脫爾子貢曰皇疏本曰上有同貧而樂皇疏本樂下有道字考文據高爾好學也已皇疏本已下有歎皇疏本釋載漢石經作已

爾好去聲爾而必就通本脫爾子貢曰皇疏本曰上有同貧而樂皇疏本樂下有道字考文據高爾好學也已皇疏本已下有歎皇疏本釋載漢石經作已

爾好去聲爾而必就通本脫爾子貢曰皇疏本曰上有同貧而樂皇疏本樂下有道字考文據高爾好學也已皇疏本已下有歎皇疏本釋載漢石經作已

也近本纂箋本之作者通本也作二以示近本二作一今從翻宋不背於理集編本對曰無違釋

載漢石經上無而不能問四字通唯其疾穢論語說本唯作惟別乎釋無乎字胡氏至

之也五十八字先生饌文曰饌食音嗣反音音增七字告武伯通纂箋本告作對不恐

皇疏本愚下有也純粹翻宋本集編纂心之所樂翻宋本閱度哉釋載漢石經察人如聖人

宋本集編纂疏通纂箋本而每有通本每上一才近本才作材今從翻宋子貢釋載漢石

周普徧添入據此則集注原無音可知今從翻宋引輔氏曰此處偶失音當則罔釋文曰罔害也

已皇疏本已下有矣字考文據為尤甚無為字誨女皇疏本毛本葛本女不知皇疏本知下有之

醫女去聲本集編纂或不能纂箋本醫行寡至去聲六字集或疑至已矣卅字集何為則民服考文

有也字舉錯得義近本義作宜今從翻宋以照之集編本臨之以莊則敬皇疏本臨下則下竝有

則勸皇疏本則下有民字考張敬夫集編本不期然翻宋本然字考乎釋文本皇疏本乎作于

古本足利亦為政皇疏本古訓據高麗本竝同釋文本下有也字考文據古十世可知也釋

曰一本作可知陸氏至作乎編七字無損益釋載漢石百世可知文疏本可上有亦字考

乎鄭本可知陸氏至作乎編七字無損益釋載漢石百世可知文疏本可上有亦字考

儻末二章通本無天子之樂從翻宋本集編纂疏案因下注禮樂字而誤也今雍徹

作撤穆穆皇疏本下有矣字圖易去聲通本圖女弗皇疏本汝汝同集說本古訓嗚呼亦作烏乎

圖盼兮解本盼作盼校勘記據十行本同繪事釋文曰本起予者釋載漢石圖深於禘通本於

去聲通本圖所能禱通本能禱圖大廟萬本大作太爾爾愛唐石經初刻作爾後磨改作女皇疏本

本我愛集編本圖諂也古訓據高麗圖問社釋文曰社戰栗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圖義於木

其圖局量度通本引胡氏曰集注初本局圖得儉足利本古訓據高麗本同然則管仲曰疏本上有

據高麗本同亦樹考文據古本邦君為釋載漢石經上反玷誤玷不知禮考文據古本同

語魯大師考文補遺據古本語作謂可知也皇疏本下有已字考文據古本古訓據高從之集編本

以成皇疏本下有矣字圖至於斯也皇疏本也作者考文據古無道也考文據古圖又盡善也考文據

矣上有里仁為美古訓據高麗焉得知本古訓據高麗本同處樂考文據古本知者疏

補遺據古本古訓據口給本無口字 惜於人據高麗本古人作民訓不知其仁焉用佞廣石經初刻作仁

高麗本依下有也字 漆雕唐石經釋文本皇疏本雖作影考文據古本考異子說皇疏本說作悅

字考文據古本同 于海皇疏本論語解本于由與皇疏本與上有也字考文據其賦釋文曰梁武

無可考集編本 于海皇疏本論語解本于由與皇疏本與上有也字考文據其賦釋文曰梁武

朝音潮本無 女與回皇疏本女 女音汝下同 回也開一釋文曰開本或作問知二考文據

有也 與女釋文本 雕也唐石經皇疏本雕作彫考文據古 養土本釋文曰養 朽也釋文本皇疏本朽作

異據宋石經作朽 古 而寐纂疏本 晝寢纂疏本 吾亦欲無加諸人 纂疏本 吾作我考文據古 未之能考文據古

訓據高麗本作朽 而寐纂疏本 晝寢纂疏本 吾亦欲無加諸人 纂疏本 吾作我考文據古 未之能考文據古

之未又一本無之字 唯恐論語解本 是以謂之文也 考文據足利 好去聲無 之道四考文據古

古訓據高麗本同 唯恐論語解本 是以謂之文也 考文據足利 好去聲無 之道四考文據古

本無 而敬之皇疏本 上有人字 考文據古 藻稅釋文曰 悅知也 皇疏本 知作智考 何如本疏

有也字 考文據古本 崔子弑釋文曰 魯遺遺為萬今 棄而棄作奔經 則曰 高麗本 則下有又字 一邦疏

古訓據高麗本同 崔子弑釋文曰 魯遺遺為萬今 棄而棄作奔經 則曰 高麗本 則下有又字 一邦疏

本作之至一邦考文據足利本 今以至見矣 集編本無 再皇疏本 下有思字 考文據

作之至一邦考文據足利本 今以至見矣 集編本無 再皇疏本 下有思字 考文據

作之至一邦考文據足利本 今以至見矣 集編本無 再皇疏本 下有思字 考文據

同 本古訓據高麗本或上有 **同** 歸與歸與 考文據古裁之 皇疏本下有也字 考文據高麗本並同 **同** 或乞 醜 考文據古
 本古訓據高麗本或上有 **同** 子曰巧言 釋文曰字 **同** 言爾志 本言作曰 **同** 盍音合 本無 **同** 衣輕裘 經石
 刻無輕字 敵之 皇疏本敵作弊 **同** 不欲施 欲作以 **同** 不以制牛 無以字 欲理會 欲作於 **同** 好學也 考文據
 後勞增 敵之 皇疏本敵作弊 **同** 不欲施 欲作以 **同** 不以制牛 無以字 欲理會 欲作於 **同** 好學也 考文據
 好學者也 已古訓據 **同** 二十八 集編 集疏 通 **同** 南面 考文補遺 據古本古訓 大簡 語解 本
 高麗本作好學者也 **同** 則為要直 則作見 **同** 問弟子 皇疏本問下有曰字 考文據 **同** 則亡 釋文曰本 **同** 稱顏子 集編本
 大作 **同** 則為要直 則作見 **同** 問弟子 皇疏本問下有曰字 考文據 **同** 則亡 釋文曰本 **同** 稱顏子 集編本
 其未至 通本其 **同** 萬二千 集編本 思為幸 集編本 **同** 曰賜也 達 皇疏本上有子字 下求也 蘇句同 考文
同 與平聲 集編本 **同** 決斷 通本 **同** 則吾必 釋文曰一本無吾字 **同** 汶音問 扶 集編本 上有復 **同** 亡之 補道
 據古本 **同** 然則 至 見矣 十 七 字 集 **同** 說子之道 皇疏本說作悅 考文據古本同 **同** 今女 皇疏本女作汝 **同**
 之也 女作汝 無為 據高麗本 無作毋 **同** 儒學者 集疏本上有 **同** 女得人焉 爾乎 皇疏本女作汝 唐石
 兩作耳 考文據古本 足利本 古訓據高麗本 提要據南宋石經 宋本 九 澹臺 考文據古 **同** 之反 毛本 之
 經岳珂本 並同 考文又據古本 足利本 古訓又據高麗本 平下有哉字 **同** 澹臺 考文據古 **同** 之反 毛本 之
同 殿去聲 集編本 不由戶 皇疏本下有者字 考 **同** 猶之甘 翻宋本 **同** 人之生也 直 皇疏本無之字 考文
 本無 **同** 不由戶 皇疏本下有者字 考 **同** 猶之甘 翻宋本 **同** 人之生也 直 皇疏本無之字 考文

作人生 **問**張敬夫集編本 **問**問知皇疏本知作留下同 **問**仁曰皇疏本曰上有子字考先難刻難作勞

之直 **問**皇疏本知 **問**雖告古本雖作縱井有仁焉者字考文據古本足利本同 **問**從之也皇疏本

改磨 **問**知者作智下同 **問**雖告古本雖作縱井有仁焉者字考文據古本足利本同 **問**從之也皇疏本

古文據 **問**仁之陷害翻宋本 **問**君子博學釋文曰一本弗畔唐石經初刻畔 **問**不說皇疏本古本同天

厭考文據古 **問**無不及之名也翻宋本無也字 **問**如有皇疏本有作能考文 **問**濟衆皇疏本下有者字

本 **問**夫音扶通本 **問**天理之公矣集編本 **問**老彭考文補遺據古 **問**好去聲集編通 **問**極

至集編本 **問**不修皇疏本下有也字下不講不能徙考文補遺據足利本古 **問**燕居釋文曰燕

吾不復夢見周公也釋文曰不復本或無復字皇疏本公下有 **問**故夢寐本疏本通 **問**據者近本上有據

從翻宋本集編 **問**德者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近本集箋本作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有四書通引

通例忠案此注朱子前後改定說已見為政篇附改今從集編 **問**游於藝唐石經游字本同

問數之法集編本 **問**無誨釋文曰誨魯讀 **問**一隅皇疏本下有而示之三字宋晁氏公武讀書志據蜀

則不復也皇疏本則下有吾字考文據古一本足 **問**憤芳至又反編本無 **問**證之義集編本 **問**誠至本

則不復也皇疏本則下有吾字考文據古一本足 **問**憤芳至又反編本無 **問**證之義集編本 **問**誠至本

則不復也皇疏本則下有吾字考文據古一本足 **問**憤芳至又反編本無 **問**證之義集編本 **問**誠至本

則不復也皇疏本則下有吾字考文據古一本足 **問**憤芳至又反編本無 **問**證之義集編本 **問**誠至本

至作意今從翻宋本
 集編纂疏通纂箋本
 未嘗考文據古本
 是日哭皇疏本日下有也
 唯我近本集編纂疏通纂箋本
 及毛本萬本論語解本唯
 宋本九經岳珂本宋本四書心淳衢州本校勘記所據十行本
 馮皮至去聲七字集
 或作吾亦爲之釋文曰一本可求皇疏本下有者字考文據齊或作齋
 闕問詔皇疏本下有樂利
 本古訓據高爲樂釋文曰爲
 吾將問釋文曰一曰古之
 據高麗本曰上有子字
 又何怨有乎字考
 訓據高麗本疏同
 敝屣集編本
 疏食釋文曰疏本或作蔬皇疏本
 闕舉易釋文曰魯護易
 其不可通本無
 女奚皇疏本將至皇疏本下有也
 字考文據同
 敏以求皇疏本較下有而字考文據
 闕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利唐石經釋文本皇疏本三上有我字
 有作得考文據古本足
 爲隱皇疏本下
 利本疏同
 無行皇疏本行上有所字考文據
 闕常久之意集疏通本
 張敬至質言十九字集
 闕而識
 古文補遺據知之次古訓據高麗
 闕潔已唐石經潔作潔考異據宋石
 闕孔子曰考文據本曰上有對字
 古本無而字
 闕進之皇疏本之作也
 君取釋文本皇疏本取作
 闕七住反集疏本
 闕有得皇疏本下有也
 古本疏同
 考文據古本同
 闕疾病釋文本無病字
 又禱爾考文據古一
 禱久皇疏本下有之
 本疏同
 闕正惟爲誠今從古
 闕疾病釋文本無病字
 又禱爾考文據古一
 禱久皇疏本下有之
 闕

疎力軌反通本又士至之意五十五字不孫皇疏本孫作遜坦蕩蕩釋文曰當讀坦蕩子温

而鷹釋文曰一本天子曰鷹作例皇本作君子而不猛皇疏本而字德行者通本無者字玩心集編纂疏

○案伯鸞無得釋文曰德爲何如何如作如何小子至深矣二十五字貴乎古訓據高

牛無修身至之遠二十六字謙引陳氏曰集注初本作修身有餘在已疏通本已作我人也釋

人字無寬廣也無也字詩本性情宋本人之性情作性情性十年近本集編纂疏集疏集疏使駢

且者皇疏本使上有設字考文據觀也已皇疏本下有矣字考文據得也皇疏本下有已字考文據

本疏易去聲通本好學之功集編本下有四者更相爲其政皇疏本有也字考文據古文文章

考文據古本亂臣唐石經初刻無臣字後五人集編三分釋文本皇疏本三周之德皇疏本

古文據古本足利木○字博學至名也二十二字執射乎吾執

御矣考文補遺據古本孰可從也近本也作矣今從翻宋蓋禮樂集編本大宰通本及論語

與者集編本知我皇疏本下有者字考文據古本問於皇疏本上有來字空空釋文曰鄭則可

見無則字。即其近。本集編纂疏遺。下集編本。則豈聖。通本無。皆聖王。集編本。王作人。爾齊衰。考文總古。窮。釋文。

本作為。云魯讀。雖少。皇疏本。下有者字。考文據古本。必趨。考異。宋石。忽焉。通本。及毛。爾欲。至。

乎。近本。集纂本。欲作求。今從。疆。廣。釋文曰。價。沽。諸。釋。載。漢。石。經。我。待。集。編。本。爾。而。求。售。通。本。而。

反魯。皇疏本。反下有於字。考文據。爾斯。夫。通本。夫。爾。愚。謂。至。之。辭。十六字。集編本。無。近。本。爾。而。求。售。通。本。而。

爾好去聲。通本。爾進止。至上。章。編。本。無。爾。可。畏。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爾。未。達。從。翻。宋。本。集。編。本。未。作。不。今。

爾同。爾焉。知。至。度。反。七字。集。爾。至。於。極。通。本。至。爾。說。乎。皇疏本。爾。未。達。從。翻。宋。本。集。編。本。未。作。不。今。

友。皇疏本。本論語。解本。集說本。毋作無。考文。爾。衣。散。釋。文。本。皇疏本。爾。未。達。從。翻。宋。本。集。編。本。未。作。不。今。

也。據古本。爾後彫。疏本。彫作凋。考文據古本。同。爾。見。也。通本。也。爾。知。者。皇疏本。知作智。爾。棣。大。計。反。通。

無。爾未之思。釋文曰。未。遠之有。皇疏本。下有哉字。考文據古本。爾。夫。音。扶。通。本。爾。夫。音。扶。通。本。爾。夫。音。扶。通。本。

本。爾唯謹。論語。惟。解本。爾。使。搶。釋。文。曰。撲。本。又。左。右。手。文。據。古。本。足。利。本。同。爾。攝。齊。考。文。據。古。本。齊。作。齊。沒。陪。趨。

近本。集編本。及。唐。石。經。皇疏本。毛。本。萬。本。論。語。解。本。下。有。進。字。今。從。翻。宋。本。集。編。本。爾。陸。氏。至。誤。

也今五字集編本無近本無也字**圍**下如授釋文曰魯讀下**圍**冕氏至此爾集編本無**圍**衿衿衿唐石

刻作衿後磨改作衿釋文本移作衿皇疏本無之字**圍**研奚反集編本無長去聲通本云**圍**程

皇疏本作衿考文據古本足利本並同出之考文據古本同**圍**殺去聲通本無圍爰用翻宋本深

子至從矣四十六字集編本移**圍**狐貉考文據古本**圍**佩釋文曰佩字**圍**殺去聲通本無圍爰用翻宋本深

衣通本深**圍**齊釋文曰齊本或作**圍**膾釋文曰膾魚鮒釋文曰鮒臭惡皇疏本未敗集編本陸續集疏

本續**圍**惟酒唐石經皇疏本毛本不撤提要據宋九**圍**不他通本不**圍**疏食皇疏本校勘記據十行本並同

瓜祭釋文曰魯讀瓜為必今從古**圍**斯出考文據古**圍**穉釋文曰魯讀為獻今從古**圍**階釋文曰魯讀

而受之釋文曰二字或**圍**嘗考文據古**圍**范氏至誠意集編本無圍嘗之考文據古**圍**賜生

從古為牲今**圍**食恐集編本上有**圍**拖紳唐石經釋文**圍**大廟翻宋本通本及毛本**圍**不容唐石經釋文

見齊皇疏本上有字考文據古本見冕釋文曰冕以貌考文據古本負版考文據古**圍**所天集編本

後進之集疏通本**圍**門也皇疏本也上有者字考**圍**從去聲通本行去聲集編本**圍**顏氏近本氏作子今

纂疏通本。○季康無季字。則亡皇疏本。下有宋開好學者五字。考文。○好去聲。纂疏本。無。○以為之椁。皇疏本。作。

考文。據古本。同。又據足利本。本。經也。死。考文。據古本。古訓。吾不皇疏本。下有。好字。考文。據古本。同。不可徒行也。疏。

脫此四字。古訓。據高麗本。同。本。無也。字。吾不皇疏本。下有。好字。考文。據古本。同。不可徒行也。疏。

據高麗本。並同。考文。又據足利本。有。吾以二字。○。喪去聲。纂疏本。無。從去聲。通本。○。曰。有。慟。皇疏本。上有。子。

足利。誰為。皇疏本。下有。勸字。考文。據古本。古訓。○。情性之正。通。纂疏本。情。○。不。循。理。集。編。纂。疏。本。○。季。路。考。文。據。古。

本。同。誰為。皇疏本。下有。勸字。考文。據古本。同。○。情性之正。通。纂疏本。情。○。不。循。理。集。編。纂。疏。本。○。季。路。考。文。據。古。

敢問死。唐石經。皇疏本。毛。葛。本。論。語。解。本。上。有。曰。字。考。文。據。○。閱。子。皇。疏。本。下。有。壽。字。考。文。據。○。再。有。經。有。

子。○。子。樂。者。無。子。字。得。英。材。近。本。纂。疏。纂。疏。本。材。作。才。○。若。由。皇。疏。本。上。有。曰。字。○。仍。舊。疏。文。曰。魯。

今從。○。之。瑟。皇。疏。本。瑟。作。鼓。考。文。據。古。本。同。○。師。與。商。也。執。賢。皇。疏。本。上。有。曰。字。下。有。乎。字。考。文。據。○。不。及。疏。

本。下。有。也。畜。考。文。據。古。本。同。○。求。也。考。文。據。古。本。同。附。益。之。皇。疏。本。之。作。也。考。文。據。古。本。同。○。為。去。聲。通。本。○。再。有。纂。

本。古。訓。據。高麗本。並同。○。求。也。考。文。據。古。本。同。附。益。之。皇。疏。本。之。作。也。考。文。據。古。本。同。○。為。去。聲。通。本。○。再。有。纂。

作。求。○。而。攻。無。而。字。○。也。辟。皇。疏。本。辟。作。解。考。文。據。古。本。同。○。此。章。至。二。字。九。字。通。本。作。章。首。當。在。至。一。

章。十。一。字。通。本。作。當。在。○。庶。近。通。本。上。增。力。○。億。皇。疏。本。古。訓。據。高麗本。並同。○。踐。迹。釋。文。曰。述。○。君。子。者。

乎。考。文。據。古。本。同。其。聞。斯。行。諸。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特。患。集。編。本。而。使。之。纂。疏。本。○。女。為。死。皇。疏。

本。乎。乎。作。與。○。其。聞。斯。行。諸。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特。患。集。編。本。而。使。之。纂。疏。本。○。女。為。死。皇。疏。

汝**圖**即孔子翻宋本集疏本**圖**大匡釋文本臣作選**圖**才臥反集編本**圖**毋吾以皇疏本毋作無考文

鄭本率爾皇疏本率作卒饑饉釋文曰饑饉考文據古本同有勇考文據古本陋之考文補遺據**圖**攝管至曰饑

二十九字**圖**足民皇疏本下有也古本訓據高麗本致同**圖**求爾至益遜五十八字公西至學也三十二字皇疏本

言小亦謙辭集編本無**圖**之撰鄭釋文曰撰撰志也釋文本莫春釋文曰莫春考文據古本亦作暮通本及皇疏冠者皇疏本

字考文據古本而歸釋文曰歸鄭本從古**圖**四子至歌也九十六字集編本無近本張氏存中刻四書通疏

此六字而為後來俗本所益矣今從翻宋本集疏通纂本又纂疏通本無詠歌也三字故夫子翻

本故作而門至此矣十八字集**圖**夫音扶通本在下西由也之下**圖**曰夫子皇疏本夫作音**圖**點以至

其說十九字集**圖**曰為國皇疏本上有子字考**圖**夫子至不遜十一字集**圖**唯求論語解本唯**圖**與平

至**圖**許之三十四字集**圖**宗廟會同釋文曰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皇疏本作非諸侯而何唐石經初

侯知之何後勝改同今本釋文曰一本作非諸侯知之為之小皇疏本下有相字下為之大**圖**此亦至

之辭二十七字集編本無〇**圖**克已皇疏本克作克考文據古本**圖**以不勉集編本**圖**詁釋文曰字**圖**詁

音刃纂無圖斯謂之仁已乎皇疏本斯下有可字無之字考文據古本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夫音扶無圖皆兄弟皇疏本皆下

乎皇疏本斯下有可字無之字考文據古本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夫音扶無圖皆兄弟皇疏本皆下

平皇疏本斯下有可字無之字考文據古本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夫音扶無圖皆兄弟皇疏本皆下

訓古本足利本古圖民信皇疏本上有合字考文據古本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

信皇疏本無作不考文據古本圖子成皇疏本成作城考文據古本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

圖年饑皇疏本饑作文據古本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

圖折獄皇疏本折獄為制今從古考文據古本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

圖無倦皇疏本無倦亦作倦考文據古本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

圖吾得而食皇疏本吾得而食諸釋文下有

圖欲其生皇疏本欲其生下有是惑考文據古本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

圖皇疏本無之字考文據古本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夫音扶無圖皆兄弟皇疏本皆下

圖皇疏本無之字考文據古本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夫音扶無圖皆兄弟皇疏本皆下

圖皇疏本無之字考文據古本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夫音扶無圖皆兄弟皇疏本皆下

圖皇疏本無之字考文據古本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夫音扶無圖皆兄弟皇疏本皆下

圖皇疏本無之字考文據古本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夫音扶無圖皆兄弟皇疏本皆下

圖皇疏本無之字考文據古本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夫音扶無圖皆兄弟皇疏本皆下

圖皇疏本無之字考文據古本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夫音扶無圖皆兄弟皇疏本皆下

圖皇疏本無之字考文據古本又集編纂疏通本及論語解本已作矣夫音扶無圖皆兄弟皇疏本皆下

字又翻宋本通集箋本
下如字三字作下同二字
遍集箋本上有
可則止皇疏本不可二字訓據高麗本並同無自辱案近本作毋雖與石經等古本合而與集注舊本違今

遍於之見三字
皇疏本上有是字考文據古本
善道之皇疏本上有以字道作導無之字不

從翻宋本集編纂疏通集箋本及皇疏本集說本考文所
○[字路篇] 圖勞如字集編無倦釋文本

圖焉於至上聲編本無
十年通本十
圖迂也鄭本作于迂其正考文補遺據古所措唐石經釋文本葛

提要據武英殿十行本並同
圖曰吾不如老圃足利本古訓據高麗本並同
樊須也考文據古

負釋文編圖好去至虔反編本無
下七字
圖以為據高麗本下有說字
圖使去聲無通本

也皇疏本無也字
圖冉有僕考文據古本同
圖王者至與也編本無
化浹有治字
程子至能致八十字

本無
圖正人考文據古本
圖冉子翻宋本集編纂疏本
圖朝音至去聲六字通
圖幾也考文據古言曰

考文據古本
君之難文補遺據古本同
而喪邦古本足利本古訓據高麗本並同
莫子遠樂字考文據

言下有而字
圖言不善翻宋本集編纂疏通本
圖者說皇疏本
圖無欲釋文本無作毋考文據

古本足利本古訓
圖言不善翻宋本集編纂疏通本
圖者說皇疏本
圖無欲釋文本無作毋考文據

據高麗本並同

同無見皇疏本無作毋。留父音甫。通本。留直躬。釋文曰躬。留爲去聲。通本。留棄也。唐石經。留程子。至平。

矣。三十六字。留稱弟。釋文曰弟。亦作悌。皇疏本作悌。考文。算也。語解本集說本作算。論。留必也。考文。補。

也。字。留猶音絹。本無。留善夫。考文。據足。利。留猶不可。近本。翻宋本集編。集疏。集善本。及集說引。留不善者。惡之。考。

據古本。古訓。據高。留謂之。皇疏本無之字。考文。據。留偲。釋文曰偲。兄弟怡怡。皇疏本。下有知也。二字。考。

足利。同考。文。又據。留教之。孝。集編。集疏。通。集。善。本。及。集。說。引。留。棄。之。唐。石。經。○。留。克。伐。考。文。據。

烈。此亦。至。貪欲。二十三。字。集。編。本。井。在。留。言。孫。皇。疏。本。孫。作。遜。留。宮。适。釋。文。曰。适。留。禪。講。草。創。宋。真。

朝。經。音。辨。引。郎。本。作。卑。謀。飾。之。考。文。據。足。利。留。疏。食。據。古。本。皇。疏。本。疏。作。蔬。考。文。留。槩。乎。其。通。本。無。

同。公。綽。釋。文。曰。綽。大。夫。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同。留。子。曰。據。高。麗。本。無。子。字。之。知。皇。疏。本。知。作。智。考。

同。成。人。矣。考。文。據。古。本。留。再。求。藝。也。四。字。翻。留。公。孫。拔。本。及。國。初。錢。氏。大。昕。養。新。錄。所。引。四。書。釋。本。

留。其。言。皇。疏。本。下。有。也。字。下。其。笑。其。取。同。留。左。衽。毛。本。黃。本。豈。若。唐。石。經。初。刺。無。留。贊。也。集。編。本。夫。

侯。釋。文。曰。侯。本。又。侯。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釋。文。本。皇。疏。本。言。作。曰。皇。疏。本。也。上。有。久。字。考。文。據。古。

四書集注附考 卷二

喪去聲下同二字。圖爲之也。難皇疏本上有其字。無也字。考文據古本同。考文又圖弒簡釋文曰。弒

皇疏本同。陳恆考文據古。圖致仕。翻宋本。圖告夫三子。古唐石經皇疏本三上有二字。考文據

告夫同。近本無告夫二字。今從翻。圖君曰。君論語解本。三子者。高麗本上有二字。圖之三子告。作二子。

告皇疏本三上有二字。考文據古。不告也。皇疏本無也字。圖人得。集編本。仲尼。疏。通本。圖勿欺也。疏

本也。作之。考文補。圖教以。集編本。圖循天理。疏。通本。圖亦信之也。也。疏。通本。圖象辭。疏。宋本。通

圖而過其行。皇疏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考文據古本。古。圖知者。皇疏本。知作智。圖方人。釋文曰。方。實

乎哉。皇疏本。乎下有我夫二字。下句無我字。圖患其不能。皇疏本。其不作已。無考文。據古。圖丘何爲是

釋文曰。或作丘。孔子曰。皇疏本。曰上有對字。考文據古。圖於公伯寮。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古。本。

辟世。皇疏本。辟作涉。考文據古。圖石門。皇疏本。下重石門字。考文據古。圖而不爲。集編本。而。圖荷黃。釋文

本又作何。考文。孔氏。訓據高麗本。氏作子。難矣。考文。補遺。據古。圖子曰。何。無字。字。圖天子達。近本

於庶人三字。今從翻。宋。圖以敬。考文。補遺。據古。圖人者。至。人矣。八十八字。盡乎人。集疏本。圖孫弟。本。疏

據考文而無述釋文本為賊皇疏本下

幼至長近本長作老誤今從翻宋

將命皇疏本下有矣

古訓據高而長少集編本

○衛靈篇問陳釋文本絕糧釋文曰糧

鄭本作根考文據古本同

有窮古文據古

高麗本國女以皇疏本女作汝

國鮮矣古本矣作即乎

國參於皇疏本參下有然字

考文據古本同

有也字考文據古本同

只此翻宋本集編集疏通本

國卷而懷之唐石經初刻作卷而懷之

聖人無字不與之言要唐石經皇疏本與下無之字

考文據古本足利本提知者皇疏本知作智

害仁店石經仁者皇疏本下有也字

考文據高麗本疏同

人無皇疏本下而有字考文據古

國小慧皇疏本日當讀慧為惠今從古

行之皇疏本無之字考文補遺據

古本足利本同

國譽平聲無通本

國知其美集編本

國亡矣皇疏本上有則字

考文據古本同

國於人也皇疏本無也字

考文據古本同

所譽疏

本提要所據武英殿本韓愈論語解南宋石經說本元

四書集注所據中原古注

堂所刊仍誤已校亡矣夫近本翻宋本集編纂疏通則亂大謀考文據足利本無則字又

翻記所據十行本有也字考文據古本垂語纂箋本則憂貧古訓據高麗本在外者纂箋本作

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古本同垂語纂箋本此處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足利本古訓據高麗本同垂語纂箋本此處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智動民有謂字上愚謂集編釋文本日此處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集編纂疏通本圖後其食經作後食其祿圖邪正之異近本纂箋本異作類今從

本下有子告考文據古○季氏篇圖韻音至音俞六字通纂圖邦城釋文曰邦伐為皇疏本

據古文據足利本作為伐考文補遺據於柙訓據高麗本無於字下句無於字釋文據古本

同考文據足利本作為伐考文補遺據於柙訓據高麗本無於字下句無於字釋文據古本

釋文本無圖然亦可無然字圖必為皇疏本必下有更字考文據古圖魯公從翻宋本纂

後世字圖以來之考文據古邦內釋文曰鄭不在顯與唐石經在下有於字古訓據高麗

本有於字又載石經圖下無私議通本上圖當然也翻宋本圖便辟考文據古本古訓

曰盍包毛周無於圖下無私議通本上圖當然也翻宋本圖便辟考文據古本古訓

有以字今從翻宋圖道人考文據古佚遊釋文曰佚圖躁釋文曰魯讀操而不言皇疏本

本集編纂疏通本圖道人考文據古佚遊釋文曰佚圖躁釋文曰魯讀操而不言皇疏本

在得或釋文曰得圖所待集編本得貪得也編本無圖夫子云然疏通本云作言圖無德而稱

皇疏本

既本德作得考文據古本足利本國朝毛氏奇論語求篤據祁氏餓於本論語解

所藏宋本集注古訓據高麗本竝同又皇疏本無而字考文據古本同也字考文據古本竝同以立古訓據

曰未也本也作據古不學詩皇疏本上有曰字考文據高麗本竝同以言足利本古訓據高麗本竝同

也字二考皇疏本者下有矣字考文據問一作聞皇君稱考文據古亦曰君夫人考文據古本古訓

據高麗本竝同○陽貨篇歸孔釋文曰鄭本作饋知乎皇疏本知作智國之迷亂集編本初而言通

而言作國唯上知翻宋本集編彙疏通本及皇疏本知作智國此承至而言六字集或曰至文耳集編本

無國子之考文據古本弦歌翻宋本彙疏通本及皇疏本知作智國此承至而言六字集或曰至文耳集編本

反八字通國易使也古訓據高麗本竝同易去聲通本國其戲也通本也國弗擾皇疏本弗作不考文據古

不說皇疏本說作悅悅公山氏之高麗本之字不重國說音悅通本國用我皇疏本上有復字國有

爲之人彙箋本國孔子曰考文據古本古訓據人任焉論語解本人作民考國李氏至相似二十六字

釋佛胥皇疏本集說本胥作胥石經不曰堅皇疏本上復有曰字國力刃彙疏本國張敬夫集編本作國由

也女聞皇疏本無也字女作居考文據古本同好知皇疏本知作智國極廣而無所止通本廣作遠

訓讀高麗 則怨皇疏本怨上有 囿四十而見惡釋義漢石經四 ○微子篇 囿子爵也通本無

之邦釋義漢石 囿歸女釋文曰歸 囿折中近本中作衷今從翻宋 囿過孔子訓讀高麗本下有也

二何德之衰三句唐石經表下有也 皇疏本表下諫下追下玆已而二句釋文曰登禮期斯已矣 辟

之皇疏本及皇疏本辟作避 考文得與之言皇疏本下有 辟去聲無疏 囿七餘反近本翻宋本

編今從集 乃歷反通本歷作力 囿執與者為誰皇疏本下有乎字 考文據古本古訓讀高麗本 玆同皇疏本

孔丘之徒釋文曰 一木作子是又 滔滔釋文曰鄭 辟人皇疏本同 兼釋載漢石經此辟字闕下作避 捷而釋

載漢石經捷 囿吐刀反集釋本 囿行以告夫子憮然 無行字夫字 同羣皇疏本下有也 考文據

與考文據足利囿正為天下 通本為聖人之仁 集釋本囿荷蓀 釋文曰據 木又作據 皇疏 植其杖而芸

釋文曰芸多作耘釋義 囿食音至 遍反七字通 兼蓋本囿君臣之義 釋義作禮漢石 廢之皇疏本 上有

考文據古本古訓讀高麗本 玆欲潔唐石經 潔宋刻九經 潔本校勘 記據十行本玆同 不行皇疏本 下有也字 考

同義釋載漢石經之下有也字

麗本 爾朱張 釋文曰 鄭其身 皇疏本下有者字 考文據 爾與平聲 通本在下中 爾其斯而已矣 漢石經

以其斯 爾中 去聲 中作行 爾夷 逸 隸釋載 漢石經上 廢中 鄭文曰 廢 爾而孔子 疏宋本集 爾其斯 此所以

無此字 爾於河 唐石經 皇疏本論語 載漢石經於海 同考 播發 釋文曰 茲亦作 爾皇疏本 作

同 爾 爾發 徒刀反 通本 爾僭 妄 通本 妄 皆知 散 本無知字 爾謂 魯 古訓 據高麗 不施 釋文本 大過 集編

作不棄 唐石經 爾詩 紙反 近本 脫此三字 今從 翻宋 爾無 若子 夏 通本 無 爾作 無 疏本

爾拒之 漢石經 古訓 據高麗 本 疏本 拒作 距 隸釋 載 所聞 考文 補遺 據古本 古訓 我之大賢 考文 據古本 古訓 據高

爾高之病 近宋 集 疏本 病作 弊 今從 爾不為也 考文 補遺 據 爾鼻口 近本 作口 鼻 今從 翻宋 所明 集

本明 爾所存 自熟 通本 引黃氏 曰 集注 爾必 文 皇疏本 必下有 則 爾儼 然 嚴 皇疏本 作 儼 爾厲 已 釋

曰 爾鄭 謗 已也 考文 補遺 據古本 古訓 此章 至 詳之 十二字 集編 本 作此 章 不能 無弊 學者 正不可 直

尋者 矣 三 爾洒 掃 酒 集編 本 抑末 釋文 曰 末有 卒 考文 據古 其 惟 唐石 經 皇疏本 惟作 唯 隸釋 載 漢石 經

勸記 據十 爾非 先傳 下 有是 字 爾其 易也 翻宋 本 集編 爾吾 聞 諸 夫子 人 未有 自致 者也 石經 無 夫

字者也。難能足利。本古訓據高麗本。同。子貢。釋載漢石經。不善。皇疏本。下有也字。之甚。錄漢

作其。之。食焉。皇疏本。同。考文。據古本。為作也。未墜。釋載漢石經。其。釋載漢石經。讒。之。宮。本及

皇疏本。之。作。請。錄。釋。載。漢。石。經。考。文。據。高。麗。本。補。道。據。古。本。窺。見。唐。石。經。釋。文。本。皇。疏。本。覈。作。闕。古。訓。據。高。麗。夫

子之牆數仞。皇疏本。上。又有。夫。字。考。文。據。古。本。同。考。文。曰。仞。一。作。刃。而。入。皇。疏。本。下。有。者。字。考。文。據。同。

七尺。集。編。本。之。云。皇。疏。本。日。月。皇。疏。本。上。有。知。字。考。文。補。遺。據。古。自。絕。皇。疏。本。下。有。也。字。考。文。據。同。

分。量。有。也。字。為。知。皇。疏。本。知。古。本。同。及。也。考。文。據。高。麗。本。無。也。字。而。升。近。水。集。箋。本。下。有。也。字。

通。本。夫。子。之。訓。據。高。麗。本。無。之。字。知。者。存。焉。近。本。下。有。聖。而。進。子。不。可。知。之。神。矣。十。字。○。漢。目。錄。

圖。第。二。十。唐。石。經。二。圖。氣。近。本。集。箋。本。作。節。氣。今。從。亦。永。通。本。無。圖。無。以。釋。載。漢。石。罪。在。皇。疏。本。釋

載。漢。石。經。考。文。據。古。本。圖。序。云。近。本。及。集。箋。本。云。作。曰。今。多。仁。人。翻。宋。本。圖。行。焉。皇。疏。本。焉。作。矣。信。則

民。任。焉。皇。疏。本。無。此。句。錄。釋。載。漢。石。經。考。文。據。古。本。公。則。說。本。足。利。本。古。訓。據。高。麗。本。同。圖。說。音。悅。無。通。本。

子。張。問。皇。疏。本。下。有。政。字。考。文。據。古。本。謂。五。美。下。有。也。字。圖。費。芳。味。反。四。字。通。本。并。在。末。節。圖。可。勞

文皇疏本上有其字考出納文唐石經古本釋文本皇疏本納作內考
 字從古又唐石經釋文本皇疏本毛本
 今從古又唐石經釋文本皇疏本毛本
 字考異錄宋石經校勘記據十行本
 皇疏本上有其字考出納文唐石經古本釋文本皇疏本納作內考
 無漸集編本
 子曰不知章論無此文

四書集注附考卷二

吳縣吳志忠輯

孟子 序說 國漢書注無注字詩書而已 通本無而 國梁惠王不果 通本無 仁字 集編本無 簡志 下有字

字 ○ 梁惠王上 國叟長 至 之類 十六字集 此二 至 放此 十九字集 精察 集疏本 太史 至 心也 百四十八

無 國於物 宋孫氏爽孟子音仍歡樂音義曰 本國於音烏 通本有切音刃三字在 國借亡 刊趙注 本韓氏

校宋刊趙注 國網也 通本無 然後斧斤 集編本 無飢 毛本 飢作饑 校勘 國許六反 近本 宋蔡氏 通

宋本 許作教 今從 翻王去聲 集編本 無 國班同 翻宋本 集疏 財成 近本 財作裁 今從 翻宋本 視天命 集編本

受教 集疏通本 國以挺 校勘記 據十 國斂於民 集編本 而使民飢 而字 無 一酒 孔本 韓本 一作登 考

刻本 校勘記 據 易辨音義 曰 轉 國夫音扶 通本 國沛然 音義 曰 沛 淳然 宋張氏 扶南軒 孟 由水 宋九經

本由誰能 誰作執 國辟疆 近本 集疏 集編本 運作 覆忠案 字若 國則辟 當音 闕 今 舊本 多音

宋本 通 亦此意 集箋本 國斂音核 通 集箋本 下有 無傷 至 害也 十三字集 國夫我 至 國之篇 集十三字

無爾秋毫孔本韓本 太山集編本及孟子以超或音義曰超敵疆孔本韓本蓋亦韓本蓋作蓋考

欲藏集編本若是集編本及孟子謂意同集編本 爾邪修音義曰修陷於孟子說本罔民音義曰丁

然矣通纂本羅網集疏本說具近本從翻宋本集疏纂本具通本今 留前章近本

常生之道集編本梁惠王下近本 七卷忠案宋史藝文志連上合為卷第一後卷說如是故驚趙孟子讀志

不足載亦從翻宋本集疏纂本乃俗本所并而爾齊其集疏本齊猶古近本纂本及毛本韓本孟

經宋本九經河本宋本四書成淳衢州本及孔本考文所據孟子子傳至善堂九經本石 爾好樂而能纂

有樂音 爾昆夷音義本孔本韓本昆校勘記據周氏廣樂孟 爾較計集疏集編通 詩周頌翻宋無詩字

書文小異纂疏本爾放于疏通纂纂本及毛本子於今從翻宋本集疏集編纂爾舒救反舒纂本爾爾睛睛音

曰字亦 爾五百人翻宋本上謗怨纂本爾厭平聲通纂落三字下有行去聲通本在下爾所行宋石經

無行 爾焚獨通本及毛本纂作纂 爾使之養無疏本爾乃積孟子說本餼糧音義本據宋本同裏糧宋

孔本作纂四據宋本可以爰方通本脫可 爾餘音至音集十二字爾其民人近本民人從翻宋本纂疏集編

纂疏通 圖 實甫 近本集編纂疏 纂箋本及毛本甫作父校勘記據宋本九經岳珂本宋本四書成淳衢州

本影宋本孟子 孟子傳至善堂 纂疏本 圖 聖賢 近本賢作人今從翻宋本 圖 俗所集編本 此之謂

九經本校勘記 所據石經廖本 至于 纂疏本 圖 未聞弑君 考文據足利本 圖 賊害 至傷也 編本無字 曰

翻宋本集編纂 圖 書 曰 翻宋本集疏 纂疏本 纂疏本 纂疏本 纂疏本 纂疏本 纂疏本 纂疏本 纂疏本 纂疏本 纂疏本

至世也 三十六字 未免於 纂疏通本 圖 見齊宣 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影宋本孟子傳英殿本南

圖 夫昔扶 三字集編本無又 圖 簞音 至音嗣 六字集編本無 圖 後我 考異據宋石 圖 寬五 至禮反 纂疏

無 圖 繫縛 纂疏通本 齊可為政 可下有以字 圖 旄與 至稽反 八字 纂疏本 反以殉 纂疏本

而 圖 魯 閔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但字 圖 所以養人 考異據宋刻 九 圖 幣帛也 纂疏本 圖 乘去聲 纂疏本 圖 曰否 音義曰否 圖 與平聲

本無 圖 沮君 音義曰沮 尼之音義曰尼 所能也 考異據宋刻九經本校勘記 據岳珂本並同 纂疏 ○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纂疏通本

集編 至 於 纂疏本 輔相 音義曰 輔 國朝音 至 音歷九字集 國凡九世 近本集疏纂編纂疏通本九

本無 祖甲 庚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帝辛 凡 國知 慧 纂疏本及韓本孟 鏡基 音義曰 鏡 國鏡音 茲 纂疏本

歷九世 則作七 誤也 今從 翻宋本 纂疏本 國知 慧 纂疏本及韓本孟 鏡基 音義曰 鏡 國鏡音 茲 纂疏本

本下 有知 國狗 吠 通本 狗 國民 居 纂疏本 國郵 音 尤 纂疏通 乘去 聲 纂疏本 國相 去 聲 纂疏本 國此 承 至 設

問 丑 蓋 設問 四字 國賁 音 奔 纂疏本 國程 子 至 勸 矣 九字 纂疏本 國膚 撓 音 義本 孔本 轉本 攙作 機 捷 要 據 宋

本 並 一 豪 近本 及 纂疏通 纂疏本 及 毛本 案 作 毫 今 從 翻 宋本 纂疏本 及 孔本 轉本 提 國 鄂 伊 至

國侯 也 纂疏本 無 而 不 動 心 者 也 纂疏本 作 而 能 國 舍 去 至 國 軍 矣 四十九字 纂疏本 感 勝 翻 宋本 國 夫 音 扶

本無 國不 愾 音 義曰 愾 國好 去 至 瑞 反 編 本 無 國下 文 詳 之 纂疏本 國 聞 與 至 音 扶 編 本 無 國 彼 謂 纂

本 彼 下 其 末 通 本 其 內 纂疏通 本 國 夫 音 扶 纂疏本 無 惡 平 至 國 故 也 四十一字 纂疏本 告 子 至 已 爾 二十六字

孟子 至 者 故 四十七字 纂疏本 無 又 國 塞 于 考 異 據 宋 刻 九 國 却 甚 也 今 從 翻 宋本 通本 及 語 類 所 引

國 餒 奴 罪 反 纂疏本 無 國 助 之 意 纂疏本 合 乎 道 義 翻 宋本 纂疏本 國 慊 口 至 劫 反 八字 纂疏本 無 近

規 二 反 今 從 翻 宋本 纂疏本 國 詳 見 告 子 上 篇 纂疏本 無 國 不 耘 耘 作 芸 國 長 上 至 上 聲 十字 纂疏本 無 國 舍 之 不 耘 本

纂疏本 國 通 纂疏本 國 詳 見 告 子 上 篇 纂疏本 無 國 不 耘 耘 作 芸 國 長 上 至 上 聲 十字 纂疏本 無 國 舍 之 不 耘 本

纂疏本 國 通 纂疏本 國 詳 見 告 子 上 篇 纂疏本 無 國 不 耘 耘 作 芸 國 長 上 至 上 聲 十字 纂疏本 無 國 舍 之 不 耘 本

纂疏本 國 通 纂疏本 國 詳 見 告 子 上 篇 纂疏本 無 國 不 耘 耘 作 芸 國 長 上 至 上 聲 十字 纂疏本 無 國 舍 之 不 耘 本

纂疏本 國 通 纂疏本 國 詳 見 告 子 上 篇 纂疏本 無 國 不 耘 耘 作 芸 國 長 上 至 上 聲 十字 纂疏本 無 國 舍 之 不 耘 本

樂氣纂箋本不上有而字今
從翻宋本集疏纂疏通本
箋難於集編本
本雜作親
圖行去聲本集編
圖既聖矣刻九經本矣下有平字
圖惡平至音扶編本無舍上聲編
無本
圖曰不同道本無曰字
圖班齊至同也編本無
圖曰然則曰字
圖本根從翻宋本集疏纂疏通本今
疏通可信也集疏本
圖太山從翻宋本集疏纂疏通本毛本孟子說本太案校勘記據十行本同今
堂九出於孟子說本
圖垓大至音老編本無
圖力謂至之力編本無
若至是也編本無
足至之篇
十二字集
著朋也翻宋本集疏纂疏通本
圖惡去至
圖免也二十九字集
音傲編本無
魚列反集編
圖朝音潮集編
圖願藏音義曰藏
圖以市官無以字
圖之氓作萌或作吐
圖氓音盲本無
圖自生民記曰石經此文漫漶然細審此句是六字當亦有字
圖運之作於內
圖惡
去聲下同集編
圖擴而音義曰擴
圖擴音廓本無
圖於四行集編本
圖唯恐近本集編通纂箋本及孔
作惟今從翻宋本集疏纂疏通本
圖仁道之大集疏本
圖由弓考異九
經本由矢人而由弓人由矢人義同是音義本此文上有由字
圖由與猶通本無
圖志於仁本集疏

人**圍**周子近本子誤氏今從翻宋本諱疾諱字誤取於人孟子說本圍舍上音洛六字集**圍**舍以

從集疏集編纂疏通纂箋本罪反編本無圍遺佚音義曰佚或厄窮音義曰厄裸裎音義曰程止之音

正之或作圍佚音至圍留也百二十一字圍夷陰音義曰陰或○公孫丑下圍夫音扶集編圍寡助之

至或音義曰至畔之音義曰畔張圍今日弔毛本日作以西考據宋本校勘記據廖本並圍在官集疏纂

作圍與有為通本與圍樂音洛通本好去聲集編圍皆適於義也集編圍賸徐刃反集編圍孟子為兵

備近本作為孟子兵備今從翻宋圍去上聲集編圍饑歲孔本饑作飢考異據宋石經轉於孟子說

乎圍幾上聲集編**圍**失政通本失圍見音至去聲九字集**圍**欲以諷集箋本圍蜚音至平聲十三字集

為去聲集編圍管董至美也集編二十四字**圍**稱去聲集編圍不得至作而二十九字**圍**親膚集編圍近

其肌近本集箋本上有親字衍今從翻宋本**圍**吾聞之近本集編集箋本孟子說本下有也字字

連此句讀是古注本原無也字即朱子集注舊刻亦無也字有者乃俗本之誤耳儀禮通解亦朱子手

定本而卷第五與卷十五兩引此章俱無也字是可證矣今從翻宋本通本及孔本韓本毛本提要所

據南宋石經岳珂本宋本四書成淳衢州本影宋本孟子孟子**圍**沈同音義曰沈**圍**惡監皆平聲集編

傳孟子集疏通志堂所刊集疏仍誤增也字至善堂九經本

成王幼集編本。曰周公知無曰字。留與平聲集編。更平聲集編。留部夫集編。改過之心集編。美

置於近本集疏。集疏。於作之。今從翻。留孟子。至也。十字集編。留朝音潮。為去聲之上節。夫音。至平聲。六字。通

龍音龍。通本。三有斷。留市也。孟子。集編。通集疏。武英殿本。南宋石經。岳珂本。宋本。四書影宋本。孟子

孟子傳。校勘記。所。關於畫。孔本。畫。下章。同。齊宿。音義。孔本。齊字。亦我。明集編。留長上聲。集編。留臥而不

應集疏本。留子哉。下是。予同。子三宿而出。畫。考異。宋本。出。上有後字。悻悻。音義。曰。丁云。字。亦留夫音。至

上聲。六字。集。留求他說。集疏。本。求。留瞑眩。音義。曰。又。不廖。通本。不。留齊疏。音義。本。碑木。

據宋同。留俱文王。俱作皆。傳受。集疏。本。改也。集編。本。留他日。四考。據宋本。草尙。毛本。孟子說。本。尙。作上。四

本校。九經。至善堂。九經。留伏也。集疏。集編。纂。毛本。云。于茅。音義。曰。茅。張。留絢音。至。力反。七字。

無。留放辟邪侈。記。據。十行。本。脫。辟。字。音義。曰。侈。諸。本。作。移。留音義。至。前篇。六字。集編。本。在下

節。注。留接下。集疏。本。以制。纂。箋。本。及。毛。本。辟。作。僻。校。勘。留授田五十。本。授。作。受。忠。案。下。注。各。授。一。區。

授田百畝。逆作。授。此。亦。授。田。百。畝。纂。箋。本。當。似。此。本。以。作。如。留跨。跨。音。義。曰。丁。留夫音。扶。集。編。留野

人野編本留雨于付反集編惟新近本集編纂箋本及毛本惟作惟今從翻宋本集疏纂疏通本及

校勘記所據十行本孟子孟子傳不鈞近本集編纂疏纂箋本及毛本孟子說本鈞作均忠案下篇告子鈞

考文補遺所據古本足利本提要所據南宋石經岳珂本宋留夫音扶集編通野人野編小留夫音

至去聲編本無義直至列反編本七字集留當時翻宋本集疏集編留夫音扶集編不失乎集疏本備

具集編本留為氓音義曰氓捆屨音義曰捆而後衣勘記據石經塵本十行本校械器考異據宋刻九

械器亦以其毛本無小人翻宋本通本人作民考文據古本四考據石經宋留以此相易集編本留繁

殖集疏本鳥跡孔本韓本毛濟潔音義曰漂有序孔本韓本序作敘放勳曰音義本孔留有典集疏集

通纂箋本留夫音至去聲編本六字集留然其所及通本及其所以無其字留為君集疏本下留猶言

有若之言集箋本留遷于孟子說本于作及入於毛本於作校勘倍從音義本什伯孔本伯作考異

經宋石留我今我作吾我且我作吾留移易作易移留以告孟子孟子曰不重孟子字留本為小民集

編宋石留我今我作吾我且我作吾留移易作易移留以告孟子孟子曰不重孟子字留本為小民集

編宋石留我今我作吾我且我作吾留移易作易移留以告孟子孟子曰不重孟子字留本為小民集

編宋石留我今我作吾我且我作吾留移易作易移留以告孟子孟子曰不重孟子字留本為小民集

木爲其於先後纂其字則又其無纂其字狐狸校勘記蠅炳又音義平聲六字集圍彊而音義不深孔
 業作圍泚泚然翻宋木泚爲貴矣通本矣○陳文公下圍夫音至平聲編六字集圍彊而音義木孔木
 九經岳珂本影宋木孟子南宋石經宋本女乘孟子說本範我音義曰或圍乘去至上聲十五字集圍中
 而力集編纂疏本圍差與孔本與圍比必二反集編圍焉於至音汝十三字集圍以供集編本不深孔
 考據宋本同圍盛音至永反十一字集疏纂疏通纂箋本及音義本爲去至上聲六字通纂箋本
 上聲三字增舍爲去至去聲十三字集圍率其武英殿本及毛本率作帥提嬰據酒食辨疑據中原古圍爲
 去聲集編圍北狄四考據宋本狄校勘不惟臣近本集疏纂疏本及毛本率作帥提嬰據酒食辨疑據中原古圍爲
 無不思念執臣節解朱子改作不爲臣解乃改注竝不改經也惟之訓爲其說見於玉簫朱子蓋本之
 耳後來傳寫之訛豈可以誣朱子哉今從翻宋本通纂箋本及孔本韓本四考所據宋本提要所
 宋武英殿本宋本九經岳珂本宋本校勘所據十行本影匪厥毛本匪作同校勘救民或作採圍食
 音嗣集編圍時與今本集編纂疏不惟臣近本集疏纂疏本惟作圍大誓孟子說本圍與平至音休
 六字集長上聲編圍不內作納校勘圍孔音義曰則君子考異據宋則字圍脅虛至簡反
 編本無長上聲編圍不內作納校勘圍孔音義曰則君子考異據宋則字圍脅虛至簡反

八字集無強笑皆三字集無何如本考據宋去上聲集無攘如羊反集無好去聲下同箋本在下

治去聲上於中國纂疏通本內反澤音至二反從翻宋本集疏纂疏通箋箋本今蛇龍四考據宋圍

側魚反集無壞音至內反編本無圍誅紂考文補遺據圍相去至平聲編本無古字通用無用字

得肆集編本圍楊朱西考據宋本餓萃音義曰李或作孛孔本作莖此率獸遺據宋本賦上有禽字考文補

同圍橫為至表反編本無為去至又反編本無圍佛氏箋箋本說見至當也集疏本上作前圍豈好

集疏本上有圍壞人通本壞討之近本集箋本討作誅今從翻而自以為無箋本圍壁薄至音引十字

予字注內同圍盜跖集疏本圍夫音至平聲編本無圍類頤音義曰頤弗居集疏本圍惟人翻宋本通纂

無圍盜跖集疏本圍夫音至平聲編本無圍類頤音義曰頤弗居集疏本圍惟人翻宋本通纂

圍徒猶空也編本無程子至此也編本無詩大至故也集疏本無圍勝平至圍被也字集

編本無又纂疏本所被者翻宋本集疏也道義至而已集編本無圍兵甲音義本作甲兵圍辟與至去聲

編本無圍詩曰孔本韓本圍居衛通本衛圍詩大至正之集編本無圍香徒合反集疏本合作答圍

非詆毀也編本無圍至極至前篇編本無法堯至舜也集編本無幽暗至改之集編本無詩大至鑿也

三十五字，**國**謂至之國，六字集，言必死亡，本集編，**國**是猶，據孔本，韓本，毛本，翁作由，四考據宋本，提要，**國**編本無。

樂音洛，集編，**國**此承至之也，十一字集編本無，又近本，章作文，**國**而天下作則，**國**其自治，集編本無。

本乎身，集編本無，**而**言之，近本，集編本言上，有推字，忠案此因上注，**國**裸音，至**國**師也，本無，又翻宋本，**國**誤也，今從翻宋本，集疏，集編，集疏，通本。

作不可至，云爾，集編本無，**國**以濯，音義曰，**國**恥受至手乎，集編本無，**國**利其有而字，**滄浪**，至系也。

惡去至，**國**謂也，八十七字，**國**為去至，**國**此也，集編本無，**國**之者，九字集編本無，**國**解見至，自取，集編本無，**國**編本無。

王去至，**國**得矣，五十七字，**國**詩大至而已，三十五字，**國**知仁義，集疏，集編，**國**好去至，去聲，本在下，王去聲。

國在爾，孔本，韓本，毛本，爾作之，難，近本，集編，集疏，本之，作諸，今從翻宋本，集疏，**國**通本，及孔本，韓本，書成，淳，衛州本，彭宋本，孟，**國**則天下，則作而，**國**乎身，集編，集疏，**國**辟去聲，翻宋本，集疏，集編，**國**通本，從子孟子傳，至善堂，九經本。

國亦不足，以集編本，**國**足閒，有與字，**國**行政之失，政編本，其君心，無其字，**國**程子，集編本，**國**罪人也，疏。

四書集注附考卷四

吳縣吳志忠輯

○〔難裝下〕

○ 困君使人校勘記困告齊王集疏本王困欲以取勝集疏本困原泉毛本原困皆上

聲集疏通本困而漸進以至於極通本無困所受之理近本集疏本理誤正今從困求道切如此集疏通本

此本無如人謂各舉通本人困游夏集疏本下有困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考文據古本扣輪孔本扣作

叩本無徒何反編本何作河集疏困不潔孔本韓本潔作齊戒孔本毛本孟子齊宋刻本同困順利近本集疏

今從困宋集疏禹之行水集疏困恆胡登反集疏困我亦人也集疏困食音至音洛通本

在下困溺之也集疏通本無也字而救考文據古本困四支孟子說本困夫音扶集疏夫章之夫集疏

字有困矚夫子毛本矚作困之所之也四考據宋困又音易集疏○〔萬章上〕困不得其親集疏於

又言一年翻宋本又字困空中出去翻宋本集疏未紆近本集疏紆作紆今困接于孔本

於困放勳音義本韓本毛本動作助考異困魚及反集疏本下有困弟子集疏本下乃可得之集疏本

○**維**則作惟齊粟毛本齊作齊提要諄諄同又四考據宋本栗作慄而子者無而字治去聲通

無大誓近木及毛本大考所據宋本提要所據宋本同今從翻宋本威淳衡州本影宋本孟子子傳校勘記

所據○**藏**處翻宋本下有也字之相至如字今從翻宋本之相之相竝去聲七字程子通編纂疏

氏所當然翻宋本無所字之○**潔**其石經宋刻九經本校勘記據宋本考異據宋○**制**斷近木集編纂疏木

本集疏纂來仕者有之字○**穆**公音義本孔本南宋石經岳珂本影宋本孟子說本穆作穆提要不諫而去之近

○**萬**章下○**橫**民音義曰橫若己據宋本提要據武英原本孟子說本若作如四考

子傳諱同孟不憫考異據宋刻由由作油油我行集編本○**先**歷反通力本歷○**孔**氏集疏木始條理

音義曰本亦通貫集疏本作貫通今從翻宋本其一偏通本其○**皆**方百里考文補遺據古三萬二

千集疏集案纂疏本二作三下二百款同通本又連下八百八十改作九百七十八十八人改作九十

其文義加詳為易明耳未○**固**不可一疏纂本固作故又集編纂之於亥唐辨疑據中原古注本

書通本所改又何據也○疏食孔本韓本宋九經本同之尊賢據十行本經宋木校勘記甥子孔本于迭為音義曰

據十行本疏食孔本韓本宋九經本同之尊賢據十行本經宋木校勘記甥子孔本于迭為音義曰

據十行本疏食孔本韓本宋九經本同之尊賢據十行本經宋木校勘記甥子孔本于迭為音義曰

爲國稱之也集疏本 國萬章問宋石經岳珂本 毛本無同字提要 韓武英殿本南曰其交也四考 宋國言

語間近本集疏本 語作言今從翻 國簿正音義曰簿 國不以四方近本集疏本 上有而字今從 國其所

處近本集疏本 處作居今從翻 國惡平聲近本集疏本 平作去誤 國行夜今從翻 宋本集疏本

通本集疏本 國丁浪反通集疏本 國所謂爲貧集疏本 國自此不復集疏本 無用也近本集疏本 國爲

本集疏本 國繼續所無通本 國取焉考文補遺 國取非其招四考 國則不可以近

去聲通集疏本 國取焉考文補遺 國取非其招四考 國則不可以近

則作而今從翻 宋集疏本 國丘圓反集疏本 國搏而下音義曰 國是以杞柳集疏本 以

衍通集疏本 疑作宜疑據中原古注 國夫音扶音庶三字 國炙之意集疏本 國疑

三品之說蓋如此集疏本 國與平聲通集疏本 在下惡去聲通集疏本 上有國詩曰考異 宋刻九乘

夷校勘記 宋石經國皆可至集疏本 孟子專指宋本 兼指近本 兼指近本 兼指近本 兼指近本

近本集疏本 國黃音通本 國我知集疏本 至於心四考 宋無至字國 國枯亡孔本 國有才孟

曰字孔本毛本曰上有皆四考據宋國萬室之國宋刻國惡去聲通本國惡乎執音義曰本○盡心上

知天矣宋四考據宋國強怒毛本國強上聲集疏是能改行翻宋本且由近本孟子說本由作猶今

從翻宋本集疏通本及孔本韓本提要所據宋本九經宋本四考所據宋本國誘矣翻宋本集疏通本矣作也也國上智

之資集疏本資作才集國韓韓翻宋本及音義國同運竝行竝行同運謂有仁通本無其君也通本

有者國親者近本集疏通本及孟子說本者作也今從翻宋本集疏通本及孔本毛本據宋本四考成淳州本影宋本孟子至善堂九經本

四考所兄也翻宋本國大公孟子說本大作太足以無創近本案孟子篇中如此節語凡三出首篇盡心

集疏通本及孔本韓本考文所據古本足利本提要所據宋本九經宋本四考成淳州本影宋本四考所據宋本九國宜其愛集疏通本國太山孔本孟子說國乃能至通本至國二者之間集疏本

經本四考所據宋本九國幽之意集疏本國狎于韓本于下句同國大甲篇文商書二字國孝弟翻宋本弟作悌校國顏會

是已近本已作也今從翻宋本集疏通本國達財日財○盡心下國公孫丑曰孔本韓本曰上有問字經

則不如集疏本國北狄孔本韓本狄作夷國當云通本無國而後知者翻宋本集疏通本而作然國既成疏

四書集注附考 卷四 四九

本成既潔孔本韓本潔九經本同 圖厚於音義曰厚 圖不殞近本集通集箋本孟子說本項作殞今

南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宋本四書咸淳衡州 圖議優劣集編本 圖以振近本集箋本振作曠俗字

疏疏改行爲善集編本 圖四肢孟子說曰肢 智之音義本孔本韓本孟子說本孟子智作 圖養則集編本

圖知之之謂神考異據宋刻 聖人之止編本 擴充之近本集箋本之作而 翻宋本 圖廖也音義

作度校勘記 夫子孔本韓本 子作子提要據岳珂本 不距近本集編集箋本及孔本韓本毛本孟子說

孟至善堂九經本四考據宋本四書咸淳衡州本影宋本 圖從焉竝去聲近本翻宋本集編集箋通

圖穿竅近本踰作竅下同今從翻宋本集編集箋通 衡州本影宋本孟子至善堂九經本四考所據宋本校勘記所

據摩 餽之音義曰餽 圖易忽近本集疏集疏通集箋本 性者也近本集疏集編集箋通 類此條曰性下合添

未定本也今從翻宋本 爲 圖中爲行竝去聲翻宋本無爲 圖細微曲折翻宋本無 圖巍巍音義本孔本

提要據武英殿本影宋本 圖之士毛本士 猥者校勘記據十 圖萬章問有也字 圖不潔孔本韓本

經本同 圖鄉人非有近本集疏集編集疏通集箋本 但當翻宋本集疏集編 圖萬子近本翻宋本集編集箋

從

集疏本及孔本韓本毛本提要所據武英殿本宋本九廉潔孔本韓本潔作潔考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經疏本及孔本韓本毛本提要所據武英殿本宋本九廉潔孔本韓本潔作潔考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此八字無音義曰陸本亦有乎爾而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又見集疏本而又以見集疏本

四書章句集注定本辨

吳邑吳 英伯和氏撰

辛未夏。兒志忠學輯四書朱子注之定本。句考之而有所疑。折衷於予。此非易事也。得不盡心焉。定本句有不待辨者。有猶待辨者。有不可不辨者。不待辨者維何。如大學誠意章。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爲定本。其初本則曰。慊與不慊。其幾甚微。如此之類是也。猶待辨者維何。如大學聖經章。欲其必自慊。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則曰。欲其一於善。論語爲政章。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則曰。得於心而不失也。如此之類是也。不可不辨者維何。如中庸首章。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我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此實非定本。其定本則曰。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如此之類是也。所以一爲不待辨。一爲猶

待辨。一爲不可不辨何哉。吾蘇坊間所行之本。多從永樂大全本。相習既久。人情每安於所習。而先入者常爲主。誠意章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凡所習坊本。既與之相合矣。久而安之矣。此固宜不待辨矣。若夫聖經章一於善句。爲政章得於心句。二者雖有善本可證。又有朱子及先儒之說。然皆與坊本不合。所以猶待辨也。蓋人之所以爲人一段。既與所習熟之坊本不合。爲見聞所駭異。而善本及先儒疏釋本。又但從定本。而無所辨說。而又爲小儒之所訾。得毋益甚其駭異。所以不可不辨也。今試辨之。所以知人之所以一段之爲定論者。我朝所櫛刻宋淳祐版。大字本。原自如此。卽此可知其爲定本。而無疑矣。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全載學庸注。其於此段。亦原自如此。朱子之子敬止跋云。先公晚歲所親定。爲絕筆之書。未脫藁者八篇。則歿後而書始出也。歿而始出。則學庸注豈非所改定者乎。於此又可知其爲定本而無疑矣。是則此段之爲定本。得斯二者。正可以決然從焉。而不必有旁求矣。而況又下及納蘭氏翻刻西山真氏四書集編亦如是。集編惟學庸爲真氏所手定。真氏親受業於朱子。而得其精微者也。則其手定學庸集編。安有不從最後定本。而遽取未定本以苟且從事者乎。於此又益可

知其爲定本而無疑也。格齋趙氏四書纂疏亦如是。趙氏其父受業於朱子之門人。故以所得於家庭者。邇求朱門之源委而作纂疏。又豈有不從最後定本者。於此又益可知其爲定本而無疑也。東發黃氏所著日鈔亦全載學庸注。而此段亦如是。黃氏亦淵源朱子而深有得者。日鈔皆其著作。而乃載章句豈苟然哉。此其爲定本又益可無疑也。雲峯胡氏四書通。此段亦如是。自南宋至前明爲朱子注作疏解者多矣。若四書通可謂最善。而通於此段亦如是。但惜無辨說。然以他處有辨者推之。此其爲定本又益可無疑也。旁求之。復有如此何不可決之堅矣。而坊本則皆作知己之有性云云。考其緣由。則惟輯釋之故。而窮究其源。則自四書附錄始也。輯釋者元新安倪氏士毅所作也。附錄者宋建安祝氏洙所作也。今坊本四書注。皆仍明胡氏廣永樂大全本。大全祇勦襲輯釋。學庸尤無增減。雖謂永樂大全卽倪氏之書可耳。其於胡氏又何責焉。故論坊本所從之緣由。不謂大全而謂輯釋也。倪氏之師。定字陳氏樸也。陳氏著四書發明。惟主祝氏附錄而已。倪氏惟師是從。亦惟主附錄而已。故窮究坊本所從之源。則惟在祝氏之附錄也。諸儒或多從祝氏者。祇以其父諱程。字和父。爲朱子母黨。嘗受業於朱

子。然跡和父所著方輿勝覽一書。則其人近於風華淹雅。未必內專性學者。今祝氏四書附錄雖未見其全書。而卽輯釋所載引諸說以觀之。是直不知有定本已。爲四書通道之矣。四書通曰。如爲政章。祝本作有得於心。則於改作得於心而不失。祝未之見也。通之說有如此。乃倪氏後生不能擇善以從。而因阿其師以及祝氏。至顛倒是非。卽朱子曰。講指畫之言。而亦弗之信焉。何其無識歟。而祝本之爲非定本。可以決然矣。然猶可委者曰。源略遠。派亦分矣。乃祝本之爲非定本。更有卽出於朱子後嗣之人之言。爲祝氏徵辨者。卽出於信從祝氏之人。自呈破綻者。倪氏輯釋引陳氏四書發明之言曰。文公適孫鑑書。祝氏附錄本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而刊之。與國者爲據。按此語曰元宗之也。曰則以曰所曰者。別有指之辭也。曰得則已失也。子明題祝本也如是。則是明明謂祝本與子明所得之本不合矣。明明謂祝本非刊之與國之本矣。明明謂祝本非絕筆更定之本矣。朱子之家猶自失之。而覓得之。況祝氏何從得乎。其不直告以此非定本。必自有故。不可考矣。然其辭其意則顯然也。而祝氏不達。陳氏信祝本而載之於發明。而倪氏又述之於輯釋。皆引之以爲祝本。重亦未

達也。又何其竝皆出於鹵莽耶。而祝本之爲非定本更可以決然矣。祝本如此。則其相傳以至於輯釋。亦如此矣。輯釋如此。則其脫胎於此之大全。亦如此矣。大全如此。則從大全之坊本。亦如此矣。總之不知朱子改筆之所以然爾。今取此段而細釋之。熟玩之。卽其所以必改之旨有可得而窺見者。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二句。渾括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二句。不復分貼。以首節三句。原非三平列也。道從性命而來。性命從天而來。修道之謂教。卽道中之事。卽天命中之事也。其不曰性之所以爲性者。以經義繫於明吾人之有道。而不繫於明性也。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三句。一氣追出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二句來。方纔略頓。使下文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二句。直騰而上接也。本於天而備於我。與此章總注本原出於天。實體備於己。恰相針對。雖總注多不可易。不可離兩層。然不可易卽出於天。足言之耳。不可離卽備於己。足言之耳。非有添出也。卽此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一句之中。亦已具有不可易不可離之意。性道教無一非不可易。無一非不可離也。次節經文。特從首節三句中所蘊含之意。抽出而顯言之。使首次二節筋絡相

聯耳。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此二句正爲此節經文推原立言之所以然處。正得子思喫緊啓發後學心胸之旨。此節注要義在此。故下文子思於此首發明之二句。十分有力。一節中庸。其使學者知所用。力自不能已之意。居其半也。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乃是勉勵之辭。改本之精妙如此。若初本知己之有性云云。尙覺粗淺而未及精深。況三平列亦依文而失旨。雖似整齊。而仍於第一句遺命字。於第三句遺道字。文亦未能盡依董子所謂道之大原云云。爲知言則可矣。若引來證中庸此節。則爲偏重本於天意。而未及備於我意。則是仍未免遺卻親切一邊意矣。定本與未定本相較。雖皆朱子之筆。而盡善與未盡善懸殊。朱子豈徒爲好勞。豈樂人之取其所舍。而舍其所取耶。乃轉釋反爲引陳氏之言曰。元本含蓄未盡。至定本則盡發無餘蘊。是粗淺則得解。而以爲盡發。精深。則不得解。而以爲含蓄。似爲無學。又引史氏之言曰。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不過稱贊子思勉勵學者之言。不復有所發明於經。是以鈎深致遠之言。僅視爲稱贊而勉勵。似爲無見。又引陳氏之言曰。知已有性六句。義理貫通。造語整潔。所以爲人三句。未見貫通之妙。至無一不本於天

而備於我。其義方始貫耳。是討尋章句而僅乃用其批評帖括之筆。似爲無知。此所以繆從祝本。而致令聖經賢傳授心法之文。大儒畢生盡心力而爲之。以成其至粹者。千百闕其二。故曰不可不辨也。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一句。四書通曰。初本必自慊。後改作一於善。朱子嘗曰。只是一箇心。便是誠。纔有兩。便自欺。愚謂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一而陰二也。一則誠。二則不誠。改一於善。旨哉通之說如此。則一於善爲定本無疑也。誠其意者。自修之首。故提善字。以下文致其知句。方有知爲善以去惡之義。而此節後言致知先言誠意。不比下節及第六章皆承致知來也。一於二字。有用其力之意。正與第六章注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恰相對也。若作必自慊。則終不如一於善之顯豁而縝密也。改本之勝於初本又如此。而輯釋顧乃又引陳氏之言曰。一於善。不若必自慊對毋自欺。只以傳語釋經文。尤爲痛快該備。夫傳本釋經。何勞挹注。以用傳釋經爲快。不如不注。而但讀傳文矣。聖經三綱領。猶必言善。若注自修之首。而不提善字。何以反謂該備耶。得於心而不失也一句。四書通曰。初改本云。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本云。得於心而不失。門人胡泳嘗侍坐武夷亭。文公手執扇一柄。爾

泳曰。便如此扇。既得之而復失之。如無此扇一般。所以解德字用不失字。通之所引如此。則不失爲最後定本無疑也。政者正也。德者得也。得字承上爲政二字來。得於心者心正也。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天下正。所謂正人之不正者此也。不失者。兢兢業業。儆戒無虞。罔失法度也。不失便是不已無息也。若作行道。則上文既言政之爲言正也。德之爲言得也。則得於心句正宜直接。而於此復加以行道二字。豈不贅乎。初本是行道而有得於身。次改身作心而仍未去行道二字者。沿古注而未能盡消鎔耳。況不失。則道之行也自在其中而不待言矣。行道。則雖有得於心而未見其必不失也。最後改本之勝於初次二本又如此。而輯釋顧乃又引陳氏之言曰。此必非未後定本。終不如行道而有得於心之精當。得於心而不失。得於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不必遽云不失。據於德注。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道得於心而不失。乃是自據字上說來。況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若遽云不失。則失之急。大學序謂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卽行道。心得卽有得於心。參觀之而視氏定本爲尤信。是又皆繆證夫大學序之言躬行也。上有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自天子之元

子乘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之文。下有當世之人之文。故其閒不得不言躬行也。若爲政以德。則其所爲者。卽其所以所爲。所以非有異時。何得多添行道二字於其閒乎。據於德注之言行道也。經文上有志於道之文。據於德。德字原根道字來。故注德字不得不言行道也。若爲政以德。德字卽承政字來。何必增行道二字。反似政在行道之外乎。中庸說到不顯惟德。亦此德字。何得謂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耶。又引史氏之言曰。定字謂得於心者何物。此說極是。大學釋明德曰。所得乎天。便見所得實處。今但曰得於心。而不言所得之實可乎。況不失爲進德者言。爲政以德是盛德。不失不足以言之。是又繆議不失二字卽得字而足言之也。爲邦章注曰。一日不謹則法壞矣。故必言不失以足之。豈盛德不可言不失耶。大學注謂人之所得乎天。以見德非大人所獨有。此節注不言行道。以見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而乃妄以爲罅漏也。而議之耶。故曰猶待辨也。若夫誠意章注。坊本與定本合。固不待辨矣。然祝本有諸處不合定本。而獨於最後所改之誠意章。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無殊夫此以年譜考之。是在沒前三日所改者也。何以祝本反得與之合耶。陳氏信祝本爲定本。以他本爲

未定本。而惟此無殊。陳氏亦自不解。卽倪氏從陳氏。而倪氏亦自不解。然此亦易解也。子明之題祝本也。旣曰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則晚年所更。必不能縷述。而絕筆所更。必爲之述於此。以揚先人之精勤。祝氏得此語。潛爲改正。而祕其因題得改之由。自謂此本今而後人之見之者。皆以爲晚年絕筆所更定之本矣。於是但述所云四書元本以下二十六字。示人謂此最後定本之證也。況朱子之疾。來問者衆。歿前有改筆。及門必述傳一時。祝氏因得聞而竊改。若其餘諸處。安得盡聞之而改之乎。此所以他處多未定本。此處反得定本也。陳氏旣不得其解。易年譜以就之。輯釋引陳氏之言曰。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一句。惟祝氏附錄本如此。他本皆作欲其一於善。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簣。今觀誠意章。則祝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處有一於善二字異。是其絕筆改定在此三字也。倪氏又不得其解。亦疑年譜。於輯釋摘錄年譜而附其說於後曰。鑑有晚年改本之說。愚考之年譜。無一語及晚年改本之論。似爲可疑。信如陳氏倪氏之言。是年譜有譌文也。夫惟知信祝本。而於其罅隙可疑之處。不能因疑生悟。而強斷年譜之文爲有譌。抑何愚乎。不待辨者。竊更有所解。

如此。若不可不辨者甚多。不能盡記。予有健忘之疾。恐盡忘而無以請正於先生朋友也。故姑取其尤要者記焉。忠所學附考粗就。因命忠刻此以弁於卷首。

四書家塾讀本句讀

吳英學

大學

圖所以繼天立極○敷教雖有人而教之立在君極字下宜句。

蓋莫不聞其說○斯教之傳非獨曾子而獨曾氏之門人得其統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十字是特筆非襯筆也說字下宜句。

圖句 卽至善之所在也○白文止字之義上節已釋矣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十四字祇以啓下知之則志有定向耳非重釋止字也也字下祇宜讀有句者謬。

故銘其盤○此四字連下非連上猶曰故其銘盤云云耳若連上去垢而於其盤爲句則反重釋器矣盤字下祇宜讀。

於戲前王不忘○詩經原以於戲前王不忘六字爲一句引詩不得分爲二句且詩經有句無讀也

有于戲字下句讀者皆謬。

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十一字是實指止至善樣子就現成者而言也。者字下不宜讀。若讀則止於至善四字連下而止至善反在新民前矣。有讀者謬。

見君子而后厭然。○厭然者即揜其不善之狀。下文揜其不善四字即此厭然二字之釋文耳。然字下祇宜讀。

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在人本有當然之則八字一氣相連。人字統聖凡皆在其中也。下文常人乃就中挑出言之耳。五者二字宜讀。在人本有當然之則八字宜爲句。若以五者在人四字爲讀則不成文也。有於人字下讀者謬。

身脩則家。○齊治平三章皆根脩身。此身脩則家可教至教於家者也。二十字總以起下文。然而國之所以云云三十一字耳。而此身脩則家可教矣七字。卽以起孝弟慈所以脩身云云十三字耳。非以身脩二字釋家可教三字。亦非以所以脩身而教於家釋孝弟慈二字也。矣字下也。

字下皆祇宜讀。

此謂一言僨事○一言僨事四字引古語帶及不宜句。

堯舜至從之○此二十二字祇以起下令反不從耳兩之字下皆祇宜讀。

其心好之○下文不啻即心所不啻之字下祇宜讀。

三四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文未有好義其事不終八字祇反釋好義二字耳此府庫財非其

財六字祇釋上文不終二字耳財字下不宜讀。

不畜聚斂之臣○下文與其有聚斂之臣語氣追接甚緊此不畜聚斂之臣六字祇宜讀。

中庸

四 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惟中庸之書爲手著思字下宜句。

四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道字之義上節已釋矣此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十字祇以起

下外物耳日用事物雖在外而當行之理則心性中之所有也非重釋道字也理字下祇宜讀。

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此十七字猶云著見明顯天下無有過此耳天下之事四字指兩莫字非對隱微字也事字下不宜讀

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此八字與下文天下古今之所共由八字相對皆以八字爲讀理字下不宜讀

四 執其兩端○執卽擇也中之所由生也端字下祇宜讀

山 孔子弟子顏淵名○弟子字連顏淵字弟子字下不宜讀

一 爲昭明焄蒿悽愴○昭明是光耀者焄蒿是蒸出者悽愴是凜凜者三項平列宜七字爲句

一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緒卽所作之緒也纘卽述以纘之也亦是積功累仁之事而已雖

武王終不伐紂亦未嘗不爲纘緒但不見道之費耳緒字下宜句若於緒字下讀而於下文登戎衣

而有天下爲句則是父作子述無非謀取天下耶有於緒字下讀而不句者鑿

登戎衣而有天下○此七字連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言爲武王之必得其名也太王王季文王本

有顯名在天下武王不得已而征誅宜夫顯名然卻不失是大德得名也下文爲天子是得位有四

海是得祿也。十九章首節注言纘緒以有天下者。以有天下三字包括得名得位得祿耳。非以壹戎衣爲纘緒也。此壹戎衣而有天下七字不連上文。祇宜於天下字爲讀。以連下文至顯名字爲句。有承上纘緒而於天下字爲句者。認。

十四 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此九字是爲坐次之一法。宜以九字爲讀。下文爲坐次也。四字爲句。若以別長幼爲坐次也。七字爲句。則燕同姓未有不以長幼爲坐次者。不待言也。有於色字下讀。而以別長幼連下者。認。

十九 從容中道聖人也。○從容卽上文不思不勉。中道卽上文中得。聖人卽從容中道之人。七字爲句。有於道字下讀者。認。

二十一 自誠明。○下文謂之二字。乃品題之辭。與之謂二字爲釋名之辭者不同。明字下宜讀。自明誠仿此。

二十三 誠者非自至物也。○非字而已字。所以字。雖相串注。然成已成物二項竝列。兩也字下宜各爲

句。

二十七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不如此而蚤有譽七字，貫注甚緊，此字下不宜讀。

二十八 霜露所隊。○以上六所字，皆收在下文。凡字內墜字下，祇宜讀。

二十九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聰明聖知是非常之達十一字，爲讀。有於知字下讀者，謬。

論語

三十 順德也。○此三字非釋孝弟也，祇以起下文耳。也字下祇宜讀。有句者，謬。

三十一 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果字亦字，祇假設之辭。上文然當時諸侯五字，宜爲讀。而此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十字，連貫甚緊，宜爲句。若以然當時諸侯果能此八字爲讀，亦足以治其國矣七字爲句，則語氣便實矣。此字下不宜讀。

三十二 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如此二字，卽上節之所謂用禮貴和也。注爲白文添二字，猶曰用禮和而復有所不可者云云耳。連而復有所不行者，共九字爲讀。若連上文而以承上文而言如此七字爲

讀。則如此二字。當指本節而非上節矣。有以如此二字連上讀者。認

十一 魯大夫仲孫氏。○此氏連國爵而言者。有於夫字下讀者。認。餘皆仿此。又有姓名連國爵而言者。如楚葉縣尹沈諸梁之類。亦仿此。

十二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五者二字連上。自有推廣言之之意也。此十二字爲讀。若於行字下讀。而以五者二字連下。廢其一。非學也。八字爲句。則語氣頓殊。覺聖人之言。未免闕漏矣。有於行字下讀。而以五者二字連下者。認。

十三 多聞闕疑。○注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三平列。祇就大概言之耳。子張則不難於多聞見。而難於闕疑。殆慎言行耳。才不足者。以寡聞見。而尤悔。才有餘者。多聞見。亦尤悔也。聞見字下。不宜讀。有讀者。認。

十四 用鬱鬯之酒灌地。○鬱鬯之酒。不獨灌地用之。用鬱鬯之酒灌地。七字連貫。猶云灌鬱鬯之酒於地耳。此七字是禮之事。下文以降神也。四字。是禮之義。不相紊也。有於酒字下讀。而以灌地二字

連下以降神也爲句者謬。

是故之杞○此是故二字猶云因爲此而適杞國耳。杞字下宜讀有不讀以連下者謬。下之宋仿此。

謂當時賢者○此五字正釋白文君子二字不連下文已辭畢也。釋之者明非言有爵位之君子耳。宜爲句有讀以連下者謬。

至此皆得見之○此六字卽白文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十一字耳。但省其文而易其字。以此字易白文斯字。以之字易白文也字。以白文吾未嘗不四字省爲皆字。又省於也二字其餘至仍是至。得見仍是得見蓋注之稍變例者也。之字下宜讀下文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是釋其文而求以自通也是釋其意。有以此五字連上謂當時賢者共十一字爲句者謬。

施政教時所振○金口木舌是體施政教時所振是用以警衆是功所振連上爲讀語氣甚大若連下而以所振以警衆者也七字爲句則政教多方而木鐸僅能備一職耳有於時字下讀而以所振連下者謬。

治長 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而字縮上飾玉而後成器非成器之外加以飾玉也此器字下不宜讀。

十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與共是正文敝之無憾是託足語以天理言則與朋友共而畢矣然又有因敝之而初心不終者故以無憾足之宜於馬裘字下皆讀共字下爲句。

十一 角周正○卽非辟而角正已中犧牲正字下祇宜讀。

十二 其餘則日至焉而已矣○其餘二字猶云外此也雖餘字泛屬諸賢然言下之意專在於美顏子而不在於抑諸賢十字爲句餘字下不宜讀若於餘字下讀則語氣頓殊有抑諸賢之意矣且既非抑之而又非勉勵之曰其餘曰而已矣非聖人勉人之辭也有讀者認

十五 將入門○此三字祇以起下策馬耳門字下祇宜讀不宜句。

十六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不字總佞美兩項而字乃襯字非轉語也佞字下不宜讀知者知其至而飽者也○下有可食者嗜之者飽者三者字則上之知者好者樂者三者字是指其人

而言之。非釋知字好字樂字也。上三者字下不宜讀。

十四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怪異勇力悖亂之事八字。分指三項。非理之正四字。總論三項。祇以起下鬼神耳。異字力字不宜讀。正字下祇宜讀。

三人行。○三人行亦假設之辭耳。祇宜讀。

十五 洋洋乎盈耳哉。○洋洋乎三字。在曩時樂之美盛。盈耳哉三字。是今日追思之。其音之美盛。宛如在耳也。故曰師摯之始也。非謂他樂不入耳。獨此美盛而盈耳也。洋洋乎三字宜爲句。

十六 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上文子見齊衰之見。與此見之之見不同。子見齊衰之見。總下見之過之兩項。上見是綱。下見其目也。見之者乍見時也。見之與過之相對。而多雖少二字者。年長不爲少起也。兩之字下宜皆讀。有以見之二字爲讀。而於過之字下不讀者。謬。

十七 沽之哉。沽之哉。○上是一聞卽決。下是明無他計。宜皆爲句。

十八 未成一簣。至一簣進。○止字進字。各自連上不連下。未成一簣。止方覆一簣。進皆案語也。吾止也。吾

往也六字。乃論斷之辭耳。兩筭字下宜皆讀。止字進字下宜皆句。有於兩筭字下皆句。進止皆讀者。謬。

因 不伎不求。○古人引詩。逐句吟詠而出。雖無詩曰。詩云者亦然。讀者謬。

宗廟禮法至所出。○下文不可不三字。正從此之所二字生來。此禮法之所在。政事之所出。十字非釋宗廟朝廷也。祇宜讀有句者謬。

朝。○朝者孔子之入朝也。與於鄉黨。在宗廟同例。祇宜讀。餘仿此。又有不獨孔子然者。如左右手。衿。綌。綌之類亦仿此。

十一 足縮縮如有循。○縮縮是步不闊。有循是趾不高。此六字非一項。縮字下宜讀。有不讀者謬。

十二 襲裘長。○長亦夫子所獨。此三字宜為句。但讀而不句者謬。餘如寢衣。明衣。必祭之類仿此。

十四 侍食於君。君祭。○侍食於君。先飯六字。皆在夫子邊。而中間插入君祭二字。不在夫子邊。侍食於君四字。君祭二字。皆宜為句。有讀而不句者謬。

十五 朋友之饋雖車馬○此朋友之饋四字猶云受朋友之饋也之字雖字皆吸下語耳饋字馬字下皆祇宜讀句者認。

九 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十字連貫甚緊不必二字與而自二字相應也雖字則與下文然亦二字相應耳非以雖字與而字相應也此十三字爲讀迹字下不宜讀有讀者認。

七 所謂大臣者○者字重頓宜句餘有類是者仿此。

九 鑿爾○此二字卽含瑟之聲宜讀。

十 亦以此自是實事○此七字言三子言志如此夫子何遽許之蓋夫子亦以此自可信是實事故許之也七字爲句亦以此三字不連上有連上夫子許之亦以此七字讀者認。

十一 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此九字是先說所以如兄弟之故耳皆愛敬三字緊接天下之人四字九字爲讀覺下文如兄弟矣四字迎吻而上人字下不宜讀若以皆愛敬之連下如兄弟矣八字爲

句。則反重人之愛敬。而輕兄弟之情矣。有於人字下讀而之字下不讀者。謬。

十四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第一段。○此十一字。夫子特因子張問明而言之。子張前此未嘗聞者也。其與下文可謂明也已矣。一語。前案後斷。不相混也。譖。愬字下宜讀。焉字下宜爲句。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第二段。○此十一字。祇以將再加斷語。而復爲複述前言。語氣與前不同。此譖。愬字不宜讀。連不行焉十一字爲讀。而不宜爲句。

足食足兵。○注補教化。則食兵信原是三項。食兵字下皆宜句。若讀。則化三爲兩矣。讀者謬。

十六 愛惡人之常情也。○七字祇以起下。非釋愛惡也。有於也字下讀者。謬。

二十 選於衆舉皋陶。○選於衆。便見錯枉。舉皋陶。卽是舉直。皆宜句。

子路 四 既庶矣。又何加焉。○既庶矣。是實辭。實則既字矣。字辭氣舒。此矣字下宜句。

既富矣。又何加焉。○既富矣。是虛辭。虛則既字矣。字辭氣促。此矣字下祇宜讀。

苟有用我者。○不言如我得用。而言用我者。謙辭。然苟有用我四字。皆極重者。字下宜句。

【七】然既不可得○此五字釋白文不得中行而與之已畢矣下文而徒得至有爲也十八字乃是白文必也二字前轉摺語耳此可得字下宜爲句有讀者認

【八】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二穀各有當恥者皆宜句

【九】禹稷躬稼○善射邊舟者宜若易於免死躬稼者宜若難有天下語自相對稼字下宜句

【十】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人也二字注既以猶言此人也釋之則未有此人二字而用句讀者人字下不宜讀

【十一】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信乎猶云不信夫子耳信乎二字不宜句讀

【十二】管仲相桓公霸諸侯○霸者桓耳桓公霸諸侯五字直貫若於公字下讀則霸者乃管仲矣讀者認

【十三】勿欺也而犯之○而字乃縮上語非轉折過文語也上三字重也字下祇宜讀若爲句則爲兩平矣句者認

十九 不怨天不尤人○不怨尤與下學上達。雖於心源祇一理。然在事上卻分兩件。天字下祇宜讀人

字下宜句。

二十一 果哉○注中明以且言二字。分別上下文界限。則果哉二字自爲句。有讀者謬

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此十字是正文。非起下語也。以此乃全章總注。非末節注耳。矣

字下宜句。

十一 一相夫子○下文不能來。不能守。在此相字中。若遠人不服。邦離析。不因由求也。此三字不連下宜

爲句。

割雞○下文戲之。正在此割雞二字。牛刀乃喜辭。割雞是戲辭。雞字下宜讀。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此祇記召耳。非書畔也。畔字下祇宜讀。召字宜句。有於畔字下句。召字讀者。認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言若尋常無識之人。亦不能有召我之事。而字縮上。非轉接也。此者字下。不

宜讀。

將命者出戶○瑟聲歌聲在方纔出戶之後戶字下祇宜讀不宜句。

取瑟而歌○取瑟而歌以上皆記事之文下文使之聞之四字則記者自爲注釋之辭耳歌字下宜句。若讀則體例混矣讀者認。

欲潔其身○潔身是丈人所欲亂倫則非丈人所自知也身字下宜句。

必有可觀者焉○上文雖字貫可觀對恐泥謂雖必有云耳非謂道雖小也焉字下祇宜讀。若句則雖字貫小字對必字矣句者認。

小德出入○小德出入必有所爲而言之子夏因其有大德而諒之曰可也入字下宜讀若連下而不讀則是教人小德出入也不讀者認。

孟子

王曰何以至利吾身○此二十四字爲下文交征二字先經起傳王曰大夫曰士庶人曰

三日字緊連三何以字方合交征語氣三日字下皆不宜讀國家身字下皆祇宜讀不宜句。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卽征卽危九字爲句。利字下不宜讀。

萬乘之國至百乘之家○必者。必須。言有國不易弑奪。必須十有其一人耳。兩弑其緊連萬乘千乘

字。此兩之國字下不宜讀。兩之家字下。祇宜讀。不宜句。

萬取千焉。至不多矣○此十三字。祇言一壓字耳。雖不弑奪。亦已十分中有其一分。何猶不壓。兩焉字矣。字下。俱祇宜讀。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反覆永歎八字爲句。

■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用民之力。民宜不樂。下文而字反接。沼字下宜句。

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爲民父母四字。先爲之坐實名分。以深其惡在爲民父母之責。政有善政。虐政之不同。故前節曰以刃與政也。政無異刃者。雖無率獸食人之心。然有率獸食人之政。故曰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既是爲民父母。何至於此。故曰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爲民父母四字宜爲句。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十字爲句。若以行政二字連上爲民父母共六字爲句。則前與

以刃與政之意義不合。後與惡在其爲民父母之文辭不合矣。行政連上共六字爲句者。認

我非愛其財。○非字祇指愛財。不貫下文而字也。財字下宜句。有讀者認。

而易之以羊也。○而字從上遠折。不與上連也。字向下急入。卻與下文宜乎。百姓相連。羊也字下祇宜讀。

十三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雖注曰三者。又曰三事。然祇以兵士構怨耳。兵字臣字下祇宜讀。

梁惠上下 暴見於王。○因述語暴而及暴見耳。王字下祇宜讀。

獨樂樂與人樂樂。○獨樂自有獨樂之樂。與人樂自有與人樂之樂。至下文孰樂二字。方始比較耳。兩樂樂字下。皆宜句。與少與衆仿此。

六 師行而糧食。至爲諸侯憂。○上文述夏諺。而今之諺也。宜從詩。

七 老而無妻。至曰孤。○詳數於王前。以動王心。宜各爲句。

十四 天下固畏齊之強也。○雖無伐燕事齊。亦自甚危也。借徑插入此語耳。宜爲句。

一七 魯平公將出○此出是見賢。特書宜句。

他日君出至未知所之○此實記魯君之不足與有爲。借倉口寫出耳。非記倉語也。魯君不果來而孟子不能忍然者。猶孔子之知其不可而爲之耳。兩所之字下宜句。

何哉○此何哉與下何哉不同。此何哉是怪之之辭。然在口中非怪其輕身以先也。怪其以不賢爲賢。見薄父之人耳。二字自爲句。若連下輕身以先於匹夫。既問其何以輕身之故。而又將以爲賢乎。作自難自解。則拙而不能惑君志矣。二字不爲句者謬。

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此十五字。是倉先料君心。一語使君安。然後進讒耳。者字下祇宜讀乎字下爲句。

禮義由賢者出○此六字是斷。下文後喪踰前喪。是案。後案而先斷。省辭耳。出字下宜句。

何哉君所謂踰者○此何哉是問辭。猶言何所謂踰也。此何哉二字不宜讀。

一八 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莫如二字直貫到明其政刑方止。而於能者

在職一頓。賢者能者。卽所謂德。卽所謂士也。在位在職。卽所謂貴。卽所謂尊也。注明云使之在位。使之所職。則非未知惡辱之前。已在位職可知也。士字位字下宜讀。職字下乃爲句。若於士字下句。而以賢在位能在職爲國家所以得閒暇之故。則已能治其國。無庸贅語矣。有於士字下句。職字下讀者。謬。

國家閒暇○上文惡辱之策略具矣。此又誘之以起下明其政刑之文。四字祇宜讀。有句者謬。

及是時明其政刑○旣誘之。此又策之。而明其政刑四字。緊接及是時。共七字爲句。時字下不宜讀。

十一 及是時盤樂怠敖○此及是時是人壽幾何之意。時字下亦不宜讀。

十五 知皆擴而充之矣○端緒尙須擴充。矣字注下之辭。祇宜讀。

十六 其尊德樂道○將朝聞命而止。祇成就齊王以尊德樂道而已。道字下宜讀。有不讀而連

下不如是共七字爲讀者。謬。

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所以齊王斷不可來召之故。在此九字。九字一氣追足。是字下不宜讀。如以

不如是連上其尊德樂道共八字爲讀。則語氣頓有冷熱之殊矣。連上八字爲讀者謬。

四 辭曰聞戒。○聞戒二字辭止矣。與上餽贖二字一例。下文故爲兵餽之。是孟子釋之之文。與上行者必以贖一例。但此倒耳。戒字下宜句。有讀者謬。

五 孟子之平陸。○因之平陸而便語距心。非欲罪距心而之平陸也。陸字下宜句。有讀者謬。

七 使虞敦匠事。○敦匠事三字。統包作棺之事耳。此五字爲句。若於匠字句。而以事字連下。嚴字爲讀。則敦匠止於監治工匠之人耳。有於匠字下句。事嚴爲讀者謬。

歸葬於魯。○白文明云。自齊葬於魯。則孟母已迎養於齊。而母殘殯於齊。自齊葬於魯也。可知矣。此上文喪母二字宜讀。三月而葬。此歸葬於魯四字宜爲句。若以歸字連上喪母歸三字爲句。則以爲母死於魯。孟子始歸。否則以爲死殮於齊。歸魯以殮。白文俱不當云。自齊葬於魯矣。有以歸字連上爲句讀者謬。

四書家塾讀本句讀
四書家塾讀本句讀
八五

下宜句有讀以連下樹藝五穀爲句者謬。

樹藝五穀○樹藝五穀四字。卽上文一稼字也。五穀熟三字。卽上文一穡字也。非稼穡之外更有所謂樹藝熟也。猶云民稼穡而人民育耳。穀字下祇宜讀有句者謬。

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此十四字卽第一節白文枉尺而直尋宜君可爲也十字耳。然此入孟子口中語氣便緊。十四字爲讀。有於大字下讀者謬。

聖人旣竭目力焉○不在竭心思。而在不忍人之政。則此七字亦祇起下之辭耳。焉字下祇宜讀。下仿此。

繼之以六律○此六律二字。上對規矩準繩。下對不忍人之政。皆以所取正者言之。下文正五音三字。則與方員平直及與仁字相對耳。律字下宜爲句。有於律字下不句讀。而連下正五音共八字爲句讀者謬。上文繼之以規矩準繩。仿此。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欲字雖在爲字之上。卻與盡字緊注。猶云爲人君而欲盡君道。爲

人臣而欲盡臣道耳。六字爲句。有於君字。臣字下讀者。

〔五〕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惟沛然故能溢。猶云德教沛然溢乎四海耳。九字爲句。有於教字下讀者。謬。

〔十一〕連諸侯者次之。○連結費民財。下文開墾勞民力。然總皆輕放。觀墊最重者耳。此六字祇宜爲讀。不可以爲人。○注明云爲人。泛言爲子。愈密。人字下祇宜讀。

警腹底豫而天下化。○化卽定之始也。非化之外更有定也。化是功。定則無功。可見化字下祇宜讀。

〔離讀下〕則君使人導之出疆。○此八字與下文又先於其所往。共十四字。合爲一體。疆字下祇宜讀。有句者謬。

〔五〕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混混卽不舍。見混混不舍而知泉之有原。猶之見不已而知行之有實。夜字下宜句。混字下祇宜讀。

盈科而後進。○上文混混不舍是不已。此五字是漸進。下文放乎四海是至極。進字下宜句。

四 鄭人使子濯至追之○此十七字祇以舉出兩人之名且見侵與追有死道耳衛字下祇宜讀

五 公行子至往弔○首節記齊人之諂耳非為公行記事亦非為驢記事也有於喪字下句弔字下句者皆謬

六 舜人也○前篇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兩平此則下文多一亦字語氣頓殊此為側注可憂耳三字祇宜為讀

七 寇退第一句○此寇退二字實記寇退也下文則曰則字雖甚緊接然亦記其出言之速耳此二字宜為句

寇退第二句○此寇退二字祇記曾子所以下之故耳祇宜讀

八 卒之東郭墦間○之往也東郭墦間喻昏夜也一章點睛處在此耳宜六字為句
之祭者乞其餘○祭者人也喻昏夜中所求之人也昏夜之中亦有火滅修容者矣適墦間者不必皆乞祭餘者也適祭者之所而乞其餘所以為齊人也下文他字又一祭者耳宜以之祭者連乞其餘

共六字爲讀。若以之祭者三字連上卒之東郭瑤間共九字爲讀。則下文他字將適南郭北郭矣。不宜連上爲讀。

而相泣於中庭。○下文而字。總結上自其妻告其妾以下云云。非祇承訕泣耳。庭字下宜句。

國語 校人烹之。○烹之而敢反命。乃爲欺耳。之字下祇宜讀。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既一言得其所哉。而尙未足盡意。而再言之。宜各爲句。

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喜而不覺其辭之急。宜九字爲句。

國語 諸侯能薦至與之大夫。○此三十四字。皆人所見聞之事也。承上順說以證所不見聞之事。兩侯字

下皆祇宜讀。

十 一介不以與人。○注雖辭受取與總言。然不與終是反證與猶不苟。況於取乎。此六字祇宜讀。

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上文已有民字。此又添匹夫匹婦四字於有字之上。猶云有匹夫不被澤有匹婦不被澤耳。婦字下不宜讀。

宮之奇諫○反證奚之智。祇宜讀。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之。適也。非語助也。去之秦者。猶言去虞之秦耳。而無虞字者。因知虞公虞字已見。故不更複虞字。而但云去之秦。省文也。去字下不宜讀。若讀而以之秦二字連下。則爲七十而之秦。而去虞時猶未七十也矣。有於去字下讀。而秦字下不讀者。謬。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此十八字祇是釋所以要論古之故。頌讀是前日事。至此上友又上論其世耳。詩書字乎字下。皆祇宜讀。

水信無分於東西○此七字是舊案。下文是新斷。西字下宜句。

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如此則三字。猶云然則耳。言字下宜讀。此字下不宜讀。

子亦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之難。祇宜以在位故也。四字解之耳。孟子乃使季子自言之。則接以子亦曰三字重頓。與上文五曰字隨口過者不同。宜爲句。

雖存乎人者○此雖字對上文山木言之。言不才之人。雖如山木之無材矣。然其初之存乎人者。豈

無仁義之心哉者字重頓宜句

其好惡與人相近者也幾希○其好惡與人相近七字是本然之善也也者二字指放後所萌萌者既不足恃而下文則其二字又迎吻直上希字下祇宜讀

思援弓繳而射之○自上文雖聽之至下文弗若之矣皆案語爲是以下乃斷辭耳此之字下祇宜讀

是故所欲至死者○此非複述非永歎祇云人人有欲惡甚於生死之心耳兩者字下皆祇宜讀

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此兩謂字各有所指上謂字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也下謂字謂金重於羽也十二字爲句金字下不宜讀若於金字下讀則以上謂字謂鉤金下謂字謂輿羽矣讀者認

周之○周之者君也下文亦可受也者仕者也此二字宜爲句有連下共六字爲句者認

孔子○登山言道非記事也二字爲句有讀者認

十一 執中爲近之。○惟其猶執一。故曰近之。下文執中無權。非轉語也。之字下但宜讀。有句者認。

十二 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焉猶於也。猶云莫大於無親戚云云耳。焉字下不宜讀。

以其小者廢其大者。○猶云因此廢彼。八字爲讀。上者字下不宜讀。

十三 若在所禮。○在所禮。卽指在門也。謂國君貴弟而能在門。便當禮之。非謂能謙執弟子之禮爲當

禮之也。此四字爲句。有連下而不答。共七字爲讀者認。

十四 孔子。○注明云當有曰字。宜句。

十五 至於今。○此三字。卽注所謂知其傳之有在耳。今字下宜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版

五六二四上

OSBOY
國學基
本叢書
四書章句集注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注 者 朱 熹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羅巨擘 黃就生)

照實價加
五成發售

259042



1